

終定本・第三十六版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戎子山牧師
梁沛霖教授
合編



全新審訂版——終定本

■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出版迄今，已印行 26 版（北京版及台灣版不計在內），由第 27 版起，為經過全新審訂之終定本。

■ 本書主體由李氏五篇文章組成，其中每一頁在全新版本中均有所審核修訂。

■ 修訂之處包括：

- （1）重新佈局——調整文章結構，令更臻完美。
- （2）增加內容——註釋中增添大量觀點提示，正文內新增「思維邏輯 vs 思維科學」、「論批判思考 & 創意思維」以及「耶、佛、道、心」等章節段落，另加一個「終定本·跋」。
- （3）完善辭鋒——李先生文筆之銳，用字之精，有目共睹。新版本在行文用語上進行了全面審訂，精益求精。

■ 主題篇以外，編務方面所作之修訂包括：

- （4）清理沙石——核對「李韓辯論」之辯辭，校正記錄失誤，等等。
- （5）改進形式——全書改為橫排，方便閱覽數理邏輯公式，並以適當字體顯示內容重點，方便掌握文意。
- （6）新添附錄——呂祥博士所撰《語言的暴政與思考的藝術》，探索李氏思考藝術背後之哲學鴻圖或「野心」。陳強立教授所撰《談李天命的思考方法》，論述李氏如何「開拓了思考方法學的新領域」。兩篇文章現均作為附錄收於終定本中。

——明報出版社編輯部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終定本

沒有學識只是無知，
拙於思考卻是愚蠢。

「物件」是無常的、可毀滅的，但「事件」則是恆常而不可能毀滅的。如果你們曾經相愛，曾共同度過一段最快樂的時光，那麼就連上帝也無法「抹掉」這些事實。

愛的本質就是重遇自己另外的部分。許多人在世上倉倉惶惶，東尋西找，就是要重遇自己另外的部分。愛是最根本的相依為命——在茫茫宇宙中相依為命。

思考藝術的唯一「公式」就是：
思考藝術沒有公式。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終定本）

作者：李天命

編者：戎子由、梁沛霖

責任編輯：吳寶儀、徐敏華、陳少荃、岑淑群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件：mpp@mingpao.com

電話：25953215 傳真：28982646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初版日期：一九九一年一月

再版日期：一九九一年二月（2版）、三月（3版）、四月（4版）、五月（5版）、十月（6版）、九二年三月（7版）、四月（8版）、五月（9版）、七月（10版）、八月（11版）、十月（12版）、十一月（13版）、九三年三月（14版）、五月（15版）、八月（16版）、十一月（17版）、九四年一月（18版）、三月（19版）、七月（20版）、十月（21版）、九五年一月（22版）、四月（23版）、九六年二月（24版）、八月（25版）、九月（26版）

終定本：一九九八年七月（27版）同月（28版）同月（29版）九月（30版·珍藏本）十月（31版）九九年二月（32版）六月（33版）十一月（34版）二〇〇〇年四月（35版）二〇〇〇年十月（36版）

ISBN：962-357-297-2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人生在世，思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思考要有方法，才能使思路清晰，靈活敏銳。正如孔子所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理性的辯論對於思考是一種很好的磨練。只要不是訴諸詭辯，「真理越辯越明」這句話就可以成立。

在「思」與「辯」兩方面，李天命的造詣在香港的大學生以至整個精英階層之中已是眾所周知的了。本書輯錄李氏這兩方面的代表作品，作為書內的「主題篇」。

李氏除了思考思考方法以外，也思考人生問題。他對思考方法和人生問題的一些觀點，乃至其獨特的處事風格，可以在幾篇對他的訪問稿之中窺見。這些訪問稿收錄於書內的「導引篇」裏。

最後，李氏的宗教思辯，觸發了甚多回響，引起不少震撼，本書選出其中部分輯入「參考篇」中。

編 者

目 錄

導引篇

鋒銳才華與魔力魅力

——從飛刀小子到哲學沉思者 張敬真 3

一、思想鋒利，文采風流，浪蕩不羈 3

(A)聰明絕頂的「魔魅」？ 3

(B)精英偶像，傳奇人物 5

二、才氣縱橫：詩與文，思考與論辯 6

(A)詩之彩筆 7

(B)思考方法翹楚 8

(C)辯才無雙 9

三、毀譽默然，無敵是最寂寞 11

(A)出招狠辣，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 11

(B)譽高言少，惜字如金 14

浪蕩與沉思

——李天命先生談經歷和思想 周奕輝 23

一、從老人精到學生會會長 23

二、搗蛋反叛與主動讀書 25

三、留校開新科，留學賭沙蟹 26

四、從邏輯到新詩，從飛刀打架到勃拉姆斯 29

五、反學術遊戲，向下接不向上爬	30
六、語理分析，角度形上學，禪	34
七、守則自決，明智假裝，反繁瑣主義	36
八、被踢出校的野蠻人	38

從騎士精神到愛情宗教

——浪蕩與沉思(續)	周奕輝	42
------------	-----	----

九、寬鬆原則與大丈夫精神	42
十、浮淺時代與空谷之旅	45
十一、武質文化觀：悍烈精神暨玉碎原則	46
十二、基點哲學(1)：事件實在論	50
十三、基點哲學(2)：九一主義	53
十四、基點哲學(3)：愛情宗教	55
(A)真愛的界定	55
(B)愛情形上學	57
(C)愛情人生觀	58

與李天命博士談思考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編輯部	62
一、表達能力的訓練	63
二、思考方法原則	63
三、獨立思考與個人理想	64

李天命博士論思考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開放日哲學系籌委會	66
-----------------	----

主題篇

思維方法與獨立思考

——《思考與心魔》前奏

李天命 71

序	71
第 I 部分(本論)：語理分析	72
一、思維利器：方法學第一環	72
二、意義與釐清	77
(A)以迷糊為高深	78
(B)以熟悉為清晰	80
(C)偽語意投射	83
第 II 部分(余論)：語言與思想	86
一、破枷鎖論	86
(A)思想枷鎖？	86
(B)超越語言？	87
二、破混沌論	88
三、思想虛妄之根	90
跋：從獨裁思想到獨立思考	93

思考與心魔

李天命 99

序	99
導論：語害批判的實效架構	102
第 I 類語害：語意曖昧	105
一、實例展示	106

(A)使命與命運	106
(B)辯證法	108
二、術語迷彩	109
(A)數字迷彩	110
(B)藝評迷彩	111
三、由虛浮至錯亂	113
(A)語意虛浮	113
(B)語意錯亂	116
第 類語害：言辭空廢	119
一、重言句與信息內容	119
二、論空廢命題	122
(A)空話當論據	122
(B)隱蔽空廢性	123
(C)強定成空	125
(D)新《羅密歐與茱麗葉》	126
第 類語害：概念滑轉	128
一、概念混淆	128
(A)相同與溝通	129
(B)數學與經驗	130
二、概念扭曲	131
(A)望文生義	132
(B)指鹿為馬	133
總結：論封閉系統	136
一、偽贗說明	137
(A)神旨說	137
(B)烙印說	139

二、真理使者的真理幻覺	139
(A)狂妄自大，狹隘排他	140
(B)盲目空想，捕風捉影	140
(C)替天行道的救主心態	141

思辯與宗教

——《從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前奏	李天命	149
引言：來龍去脈		149
第 I 部分：批評與批駁		151
一、不夠公平？		151
二、虛晃一招？		155
三、上帝與石頭		157
四、上帝超越邏輯？		160
五、信仰馬腳及其他		163
第 II 部分：詭辯與思辯		166
一、順手一刀破盲辯		166
(A)三角論之第一盲角：概念錯亂		166
(B)反面教材，自廢自毀		168
(C)三角論之第二盲角：顛倒邏輯		170
(D)三角論之第三盲角：胡混推理		173
(E)絕對真理與長方格		174
二、思辯之道		176
(A)「勝」之二義		177
(B)反應的方式		177
(C)詭辯三訣		179
(D)得失寸心知		182

從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

李天命 188

序幕：「反詭辯系統」之建構	188
一、血路之旅的寓言	189
(A) 錯的故事	189
(B) 錯的教訓	192
二、四盲	192
(A) 喻 盲	192
(B) 諷 盲	195
(C) 語理盲	196
(D) 邏輯盲	202
三、三妄	205
(A) 標準妄	205
(B) 斷章妄	207
(C) 不相干妄	209
四、五伎	211
(A) 東拉西扯之伎	211
(B) 無中生有之伎	212
(C) 魚目混珠之伎	213
(D) 訴諸詆詬之伎	214
(E) 退縮逃溜之伎	217
五、窮途	220
(A) 尖銳的死穴，尖刻的基督徒愛心	220
(B) 一 泡	222
尾聲：天國之旅的起點	233

思辯隨筆

——《從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變奏 李天命 241

引言：思考方法與思辯範例 241

一、豪言壯語 242

(A) 偽駁斥 242

(B) 偽證明 243

(C) 自打嘴巴 244

二、謬誤與訛誤 246

(A) 種種謬誤 247

(1) 訴諸無知的謬誤 247

(2) 自我推翻的謬誤 248

(3) 假值傳遞的謬誤 249

(B) 種種訛誤 250

(1) 有關三段式的訛誤 250

(2) 曲解致訛誤 251

三、辯論的關鍵 253

(A) 貌似解釋 253

(B) 「註明」不等於「釐清」 255

四、由全能到至能 256

(A) 反全能論 256

(B) 全能論者的錯謬回應 257

(1) 創世便全能？ 257

(2) 自限無損全能？ 258

(3) 邏輯上不可能？ 258

(4) 竊取論點，循環論證 260

(C) 一致性證明與至能論	261
(1) 從西維爾理髮師到一致性證明	261
(2) 從侮辱神到至能論	263
結語：思維邏輯 vs 思維科學	264
附論：批判思考 & 創意思維	276
後記：耶、佛、道、心	280
終定本 跋	282

參考篇

神不存在？！

——哲學家李天命智斗神學家韓那	香港學園傳道會	287
一、支持神存在的論證		288
(A) 從道德原則到神的存在		288
(B) 從宇宙起源到神的存在		291
(C) 從宇宙結構到神的存在		293
(D) 從感官理性到神的存在		294
(E) 從耶穌復活到神的存在		294
(F) 從生命起源到神的存在		296
二、撥開迷霧免遭誤導		296
(A) 「馬後炮解釋」不堪一擊		298
(B) 「無所不能」的說法暗含矛盾		300
(C) 不可混淆理性與信仰		302
三、倒下來的只是稻草人		304

四、對準死穴一刀了結：「上帝」的概念曖昧可疑	308
五、信不信由你	311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	楊東川 316
評李天命的《思辯與宗教》	梁燕城 319
向李天命道歉	梁燕城 352
為李天命未能一矢中的而感到意外	林瑞琪 354
宗教與思辨	
——回應李天命博士的「思辯與宗教」	鄭志誠 358
從《評李天命的〈思辯與宗教〉》一文說起	沈智和 375

附 錄

語言的暴政與思考的藝術

——北京版編者引語	呂 祥 383
-----------	---------

一、李天命其人	383
二、思考藝術與語言暴政	386
三、哲學的墮落 vs 哲學的開展	388

談李天命的思考方法	陳強立 391
-----------	---------

一、李天命與語理分析	392
二、從語理分析到語害批判	393
三、獨立思考：從方法到藝術	395

導引篇

鋒銳才華與魔力魅力

——從飛刀小子到哲學沉思者

張敬真

一、思想鋒利，文采風流，浪蕩不羈

「李天命先生——一個浪蕩不羈的飛刀小子——成為不附俗流、富明星魅力的哲學沉思者。」這是《法言》月刊主編李天命博士的總括素描^①。

李天命以「思想鋒利，文采風流」見稱。人們談起他時，往往用「魔力」、「魅力」、「無敵」、「才氣縱橫」等字眼來形容。例如香港大學教授陳耀南博士，即推崇李天命「才華橫溢，遐邇馳聲」^②。著名學者作家、香港「綠色力量」創建者周兆祥博士（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兼電視節目主持人），則以「無敵是最寂寞」來形容李天命^③。

（A）聰明絕頂的「魔魅」？

李天命真的那麼厲害？他這個人真的那麼有魔力魅力嗎？這是許多未見過李天命的人常會提出的問題。

在眾多報章雜誌上，人們對李天命有各式各樣的評論。例

如：有人說他「有型」。有人說他「瀟灑」、「帶幾分成年人的邪氣，實在和時下最受歡迎的明星沒有兩樣」。有人認為「最厲害的是他一對眼 有威脅力」。有人稱譽他「以敏捷的才思傲視同儕」。有人推許他為「思考方法翹楚」。有人欣賞他有詩之「彩筆」。有人讚歎「他的一生，是一首詩」。
〔以上各條之出處在《明報月刊》、《大公報》、《文匯報》、《中大學生報》、《法燈》等刊物上。〕*

至於一些比較中性的描述，則有儒學專家、中大哲學系系主任劉述先教授說：「李天命是天生的表演者，跟他的學生是最多的。」^④影評家石琪先生給李天命冠以「反斗星」之形容^⑤，而吳子進先生則斷言對李天命的定位之一，就是「已經被神話化了」的「教主型」^⑥。

此外也有些人對李天命作出負面的評價。陳雲根先生認為李天命傳授語理分析常使學習者驕傲自大，「彷彿手執邏輯的尚方寶劍，逢佛殺佛，不可一世。」^⑦梁燕城博士更指李天命「以宗主自居」、「擺出霸主姿態」、「向天下公告自己是『絕頂高手』」、「見自己藉以維持宗師身份的一個問題被反駁，就立刻為對手加形容詞」、「表現無比的獨斷霸道」^⑧。

總之，欣賞李天命的人多認為他聰明絕頂，才華出眾，充滿迷人魅力。憎惡李天命的人卻往往視他如魔似魅，認為他的魔力魅力只不過是魔鬼撒旦的那種魔力和魅力而已（在梁燕城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李天命即被指為魔鬼撒旦^⑨）。

* 本篇採用北京責任編輯呂祥博士之簡訂。

(B) 精英偶像，傳奇人物

究竟李天命這位富於傳奇性和爭議性的精英偶像、大學生偶像，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大公報》上有一段描寫，或能作出多少概括：「李天命提倡以思考方法，包括語理分析、邏輯方法、科學方法、謬誤剖析等，以對付這些（思維上的）弊病。李天命的雄辯給人思考精密的感覺；而他的處世態度則予人一點『浪蕩』的形象。他推崇的『騎士精神』、『愛情宗教』等，都是他人生哲學的一部分。」¹⁰

文首提到的《法言》月刊，其中的訪問稿《浪蕩與沉思——李天命先生談經歷和思想》，以筆者所知，在讀者中產生了很大震撼。可惜的是，雖然編者「特別推薦 這篇得來不易的訪問稿 文中所隱藏的生活深意與生命啟示」（同¹¹），但筆者發覺有不少人讀了這篇訪問稿後，將注意力和話題都集中到李氏浪蕩的一面上去（擅長飛刀，自小心高氣傲，同時又極為頑劣，終被所讀中學「踢出校門」，即使到了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也只有兩個月留在校內，其他時間都溜到了加拿大經常賭「沙蟹」¹²），卻沒有去真切體會「文中所隱藏的生活深意與生命啟示」，而其實這些才是該文之最獨特、最可貴之處。例如李氏表達「無視高位，不屑向上爬」的觀點時，其對偽學術的抨擊，陳耀南博士便對此擊節讚歎說：「果然是石破天驚，不同凡響！」（同¹³）

下文試略論李氏浪蕩以外的一面，即其才華的一面。筆者以前在中文大學聽過李先生講授的課程（思考方法、符號邏

輯、科學哲學、分析哲學等)，自此即盡可能不錯過李先生的公開演講以至「地下流傳」的錄音帶，並同一班朋友盡力搜羅李先生的言論及任何有關李先生的評論。無論在思考方法、人生哲理，還是遣詞用字的技巧等等方面，我們（筆者和朋友們）都受到李先生極大的啟發，獲益良多，離校多年，仍感到受用不盡（李先生的思考方法和人生哲學，精要透闢，切實可行，無迂闊學者常犯的大而無當之病）。因此決意草成此文，嘗試對李先生作一側寫，並駁斥一些對李先生的誤解，然後提出我們對李先生的一點小小的意見，還望先生不以為忤。

二、才氣縱橫：詩與文，思考與論辯

吳子進在港大《學苑》上撰文說：「如果李天命知道你們背後叫他中大第一才子，一定會覺得好笑。可能還會寫首詩」¹¹。以李先生的高傲，自然不屑那樣的稱號，會覺得那樣的稱號荒謬可笑。他會否因此寫首詩，那就不得而知。吳君隨後又說：「哲學不處理李天命——詩風主筆及李天命——分析哲學家的分裂，其他學科包括科學是無法處理的。」（同上注）吳君似認為一方面寫詩，一方面又講分析、講思考方法，那樣便會「在人生層面上，精神分裂」（同上注）。但其實寫詩和講思考方法根本不必有對立衝突。李先生在詩和文、思考和論辯多個方面都顯露了出眾的才華，那有什麼矛盾分裂之處呢？

(A) 詩之彩筆

李天命的詩，意象精妙，凝煉優美。余雁在其《掌中篇》裏說：「他（李天命）這個講精品的人，他自成一家之言。」¹²黃子程在《天命秋無垢》裏指出：「他在《盤古》時的舊作，曾經震動詩壇：躍起之後／勢須下落／而今問題在／你如何去平伏那心跳。」又說：「他最近的名句是：秋無垢／天地無語」¹³。

李氏的詩，每有意境高、格調清逸之作，例如八八年一月發表的《西湖秋》：

西湖的秋色原來不是謊言

一泓寒寂，千絲黃柳

萬般興亡的記憶

不見亂紅碎綠

不見西子，也不聞笙歌

但有比春天更翠的秋波

輕舟無聲滑過

只載遊興，不載功名

任不設防的歲月在水面

來去如夜夜的星影

李氏又長於自創新律，例如同年三月發表的《舞別》：

翩然的輕盈翩然的舞

嬌然的意態嬌然的妒

黯然的夜盡黯然的別
茫然的曉寒茫然的路

另一首屬於「自創新律」的詩《連環念》，則更受注目、更受激賞，被稱為「渾然天成，意象高遠」之作¹⁴。（當此詩被選去在香港電台配上音樂朗誦時，又別有一番動人的效果¹⁵。）

李天命詩文俱精。他的理論文章，既鋒利機智，又精煉優美。其理論文章所「附帶」的文學性或藝術性，實遠勝於許多文藝作品的文學性或藝術性（此可參考下文提到的三篇鴻文，便能印證）

（B）思考方法翹楚

不過，李天命的主力並非用在文學創作上，寫詩只是他的「副業」，他因而有「業餘詩人」之稱¹⁶。雖然這位「業餘詩人」的「業餘」比起一些「專業詩人」的「專業」不知高明多少倍——正如其理論文章的藝術性比起一些文藝作品的藝術性不知高出多少倍——但看來他始終是「志不在詩」。李氏的「招牌」、「標幟」，是思考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的基礎部門：語理分析。如伍棟英先生指出：「李天命先生是第一位嘗試把語理分析淨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並將之建構成為思考方法學之最基本環節的人。」¹⁷

李氏給思考方法所提出的架構，在香港各大專院校講授思考方法的人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講者都以李氏提出的架構為藍本¹⁸。而李氏所界定的一些方法學概念（例如「空

廢命題」、「封閉（陳述）系統」等概念），往往很快便會在大專學生、知識分子之間流傳。如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吳敏倫醫生，在討論特異現象時，便表明自己是援用了李氏釐定的一些方法學概念去表述特異現象的研究守則的¹⁹。

當然，精研思考的方法並不等於擅長思考的運用，猶如優秀的教練並不等於優秀的運動員。但李氏則同時精於思考的方法和長於思考的運用。在報章雜誌上，對李氏每有「觀念清晰與思考精密，為眾人所推許」²⁰之類的描寫，李氏在這方面的權威地位，可說實至名歸。岑逸飛先生在其《信報》專欄上進行論戰之際，亦不忘援引李氏之言作為印證：「遇見精於思考方法的李天命兄，他說關於這問題（日皇裕仁是否有罪）的爭論，他判定我是勝方。難得他支持。」²¹（按岑氏此說並沒有犯訴諸權威的謬誤；他在論戰當中已獨立地提出了自己的論據。）

（C）辯才無雙

蘇格拉底以思考和辯論為哲學家的天職。李天命不只精於思考，而且長於演辯。其在講壇上的風采，可稱無與匹敵。愷令在《七好文集》裡這樣記述初聽李氏「思考與智慧」講座時的經驗：「未聽過李博士的演講，沒想到如此擁擠，我想準時到達便可以，一到會場嚇了一跳，容納得三四百人的禮堂，擠得水洩不通，許多聽眾沒有座位，只好站著——他的講座確實吸引，最後十五分鐘讓聽眾發問。他的回答妙語連珠，難怪這麼多人聞風而至。」²²

比演講的難度更高得多，更需要機智、敏銳和意志力的，是在台上進行單對單的公開辯論（試設身處地，想像一下在千百觀眾面前進行不是隊與隊而是單對單的、而且還要正式分出勝負的辯論，那需要何等勇氣和自信，需要何等堅強的意志）。眾所周知，李天命辯才無礙，年前與韓那（Michael Horner）的一場著名的辯論：《神不存在？！——哲學家李天命智斗神學家韓那》²³，在宗教界和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轟動一時。韓那在世界各地進行挑戰性的巡迴辯論，從未輸過，這次卻被李氏以雙倍票數壓倒。即使不同意李氏的論點的教徒如鄭志誠先生，也不得不同意：「李天命那干雲的豪氣——從始至終的極度自信——謙虛的表態——無可否認，他是把握到取分的竅門。」²⁴而《明報月刊》編者則指出：「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韓那自一九七四年開始——戰績彪炳——而李天命博士則以善辯著稱，且是校內最受歡迎的哲學系講師。故此，這場辯論吸引了1700名中文大學師生出席，是中大大罕見的『盛會』之一。」（同²³）大學裏只有十個八個聽眾的講座是司空見慣的，對照之下，這場辯論可說是象牙塔裏最有叫座力的一次「表演」了。

辯論過後又進一步引起了一場異常矚目的筆戰，在文化圈中成為廣被談論的話題。辯論和筆戰導致一長串連鎖反應：岑逸飛、茶薇、楊東川、沈智和、伍棟英、林瑞琪、李植、秋言、清心明遠、陳雲根、黃孝明、鄭志誠——諸人都加入了提出評論。其中伍棟英對戰果作出綜述：「評論這兩次辯論和引述李天命先生之有關言論的報章、雜誌以至書籍，到目前為止已至少有二十多處。其中『李韓之辯』是一場公開的台上辯論，結果由現場觀眾投票評定李先生為勝方。至於『李（天

命)梁(燕城)之戰』則是一場筆戰；據筆者所知，在報章雜誌上出現的評論亦全都認為李先生(就論戰而言)為勝方。」

25

三、毀譽默然，無敵是最寂寞

(A) 出招狠辣，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

以上簡論過李天命的詩文和思辯，現在略為澄清一些對李氏的曲解或誤解。

(1) 如前所述，陳雲根認為李先生所授的語理分析會使學習者驕傲自大，「彷彿手執邏輯的尚方寶劍，逢佛殺佛，不可一世。」但其實，語理分析雖像鋒利無比的兵刃，然而沒有人叫你用來亂砍亂刺。善用之還是誤用之，取決於你自己的功力，跟語理分析本身無關。正如清華君所說的：「修過李天命『真傳』的『思考方法』，許多人便會被你問到口啞啞。但這並非是鼓勵你抱著刁難人的態度（而是）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表達思想，從而對事情有更深入的理解。」26

(2) 陳君又在評論「李韓之辯」時說：「李天命與陳鼓應用的都是過時的邏輯實證論」(同27)。關於這個說法，現在提出以下兩點批評。

第一、陳君所信的《聖經》，比邏輯實證論「老」得多、舊得多了，《聖經》過時不過時呢？其實不管邏輯實證論「過時」與否，這對有關問題的討論是毫不相干的，因為李先生在

其辯論中根本沒有應用到邏輯實證論！李先生曾著書論述過這個學說，但「論述」不等於「應用」，更不等於「在這次辯論中應用」。李先生在這次辯論中採用了分析哲學的進路，但邏輯實證論並不等於分析哲學，而只是分析哲學多個支派中的一支。把邏輯實證論混同於分析哲學的一般進路，實是無知。

第二、若要駁斥某個論辯，關鍵在於能否指出其中有什麼漏洞。陳君根本指不出李先生在其論辯中有哪句話或哪些斷言有漏洞，於是就利用「邏輯實證論過時」之類不相干的說法來轉移視線，結果便犯了離題的謬誤。

（3）梁燕城先生聲稱李先生「以宗主自居」、「擺出霸主姿態」（見上文）。但這些都是缺乏憑據的武斷之言；梁先生根本提不出半分證據來支持那些斷語。至於所謂「（李天命）向天下公告自己是『絕頂高手』（見上文）」，那更是無中生有的杜撰。李先生在有關的文章裏只說過：「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對方就潰不成軍的，那是高手。若能令對方不但潰不成軍，而且沒有退路，即是說一出手就連對方的後路都全數封殺的，那是高手中的高手。又如果自己的『武功』同時是無懈可擊的話，那就是絕頂的高手了。」²⁷李先生只是說「如果」一個人具備某某條件「的話」，那麼他就是絕頂高手。梁先生卻由此杜撰說李天命「向天下公告自己是『絕頂高手』」。這種不誠實的憑空捏造，在梁先生的文章裏，隨手可拾。

（4）素有清譽的岑逸飛先生，在評論「李梁之戰」時說：「愚見認為李兄出招狠辣，梁兄苦苦應戰。若以武藝論英雄，出招狠辣者顯然是技高一籌。」²⁸我們完全同意岑先生

的說法——除了有一點保留：這裡所說的「狠辣」，如改稱為「犀利」，似更貼切。李天命先生機智幽默，人所共知。茶薇以「談笑用兵」一語來形容李氏的論辯²⁹，可說十分恰當。有人認為李先生的定位之一就是「教主型」（見上文），我們則認為李先生屬於「智者型」，而且是機智幽默的智者。他喜歡開玩笑。「為李天命笑謔」（詩人戴天語³⁰），這不單是戴先生的可能經驗，而且是我們做學生時經常都有的實際經驗。我們覺得李先生的「出招」往往內含一種「犀利的笑謔」，使人從中有所領悟，對混沌錯謬的思維方式有所警惕。

（5）岑先生又認為李天命也許是「貪玩」，在辯論時把梁燕城「玩到盡」³¹。岑先生說：「一旦勝負已分，就不用迫至對方跪地求饒，否則便無宗師的風範。」（同²⁸）我們也完全同意「不用迫至對方跪地求饒」這個說法，不過要加上一點補充說明：這個說法可能會使人誤以為李先生寫了多篇文章去「追殺」梁先生，要迫至後者跪地求饒方止。但實情是：在整個論戰過程中，李先生自始至終只寫過一篇文章，就不再（不屑？）一顧，如同「必殺之招」一出之後，即可肯定對手必死無疑，無須多看一眼。反而是其他人等（沈智和、茶薇、黃孝明 諸位）對梁燕城的申辯作出了批評。例如沈智和便指出：梁先生硬把「胡混的詭辯」一詞之中的「胡混」牽強解釋為「糊塗地混亂帳目或男女發生同帳的婚外性行為」³²，這樣的解釋實在荒謬絕倫梁先生這種驚人的「解釋學」，現在已成笑柄，人們每一談起就忍俊不住。我們認為，碰到梁先生這種水平的申辯，李先生不予理睬，恰正顯示了其宗師風範。

(B) 譽高言少，惜字如金

最後想向李先生提出一些小小的意見。我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如沉浮君所說的「哲學界享負盛名的李天命博士」³³，所發表的言論其實甚為稀少，可謂「譽高言少」，兩者有點不成比例。

李先生有關思考方法的文章，多年來只見在台灣《鵝湖雜誌》和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過幾篇。《鵝湖雜誌》編者說：「本刊自前期刊出李天命先生『論分析哲學』一文後，備受讀者之推崇 職是之故，本刊特禮請李先生多惠賜鴻篇」³⁴。但在這個編者語刊出後，卻一直再發現不到李先生「惠賜鴻篇」予該月刊（其後該刊轉載李氏已發表的作品，那是另一回事）。過了多年，才再發現李先生的文章出現於《明報月刊》上。《明報月刊》編者如此介紹：「李天命博士 惜字如金，自一九八一年出版《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一書後，鮮有文章問世，現在編者力邀之下，答允東山復出」³⁵。不過李氏從八七年「東山復出」至今，三年來也只在《明報月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而已，即《思維方法與獨立思考》、《思辯與宗教》、《思考與心魔》。

李氏不單惜「字」如金，而且也惜「話」如金——以前雖在電視和電台罕有地講述過思考方法，不過自此就「多次婉謝了這兩種傳媒邀約講有關的問題了」³⁶。

李先生這種態度和作風的背後原因，估計不外以下兩點：

（1）石琪先生在其專欄上說：「早已知道李天命很愛玩」（同⁵），事實上許多人都知道李先生喜歡玩樂嬉戲。這

種生活方式是很容易使人不肯多花時間在工作上的。雖然李先生的作品俱屬精品，但這畢竟不能作為疏於工作的理由。窮人捐一元比富人捐一千元更可貴，相信李先生必明這個道理。一個中人之材，勤勤懇懇，盡力而為，那便可以問心無愧另一方面，一個原本能創造更多傑作的人，縱然「才華橫溢」，但若沒有盡力，那便總是有負上天所賜了。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2）當周兆祥博士以「無敵是最寂寞」來形容李先生時，李先生並沒有客氣否認（同^⑤）。由此可以推想李先生對自己的估量如何。這樣的估量會給自己造成極大的壓力。記得李先生曾在講壇上說過（大意）：「寫思辯文章，若要嚴謹精妙的話，首先要使自己無懈可擊，那就必須字字準確，句句清晰，無一言半語多餘，無一論證有邏輯漏洞，各部互相呼應，全篇首尾一貫，最好步步留有後著，更在附註中伏下後著的後著。」這種極高的要求，可能便是李先生惜字如金的另一個原因吧。但筆者越來越體會到，縱有至高無上的思辯境界，還是不如達到仁愛寬厚的人生境界。筆者離校多年，從各方面得悉，李先生一直保持英銳之氣，卓爾不群，睥睨俗世，思想辭鋒始終凌厲無匹，此意味著思考力和生命力的強勁，固然可喜可賀。不過筆者這些年來讀了一些古書，吸取了一些東方智慧，發覺東方智慧實涵有更高的人生境界。李先生的思辯風格，有「橫掃一切，所向披靡」之勢；但東方智慧卻有「成人之美，包涵一切」的仁者襟懷。愚見以為，溫潤的仁者比鋒銳的智者在人生境界上更進了一步。老子有言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才是至高無上，這才是真正的無敵。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注

- ① 《法言》月刊，1989 年六月號，第 62 頁。
- ② 陳耀南（梁山）「疏雪集」（1989 年 8 月 12 日《東方日報》）。
- ③ 周兆祥「每月對談」（1989 年 10 月 7 日，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錄音帶）〔編按：其後由周兆祥教授整理並發表於《信報》上〕。
- ④ 《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論文集》（新亞學術集刊第九期）第 373 頁。
- ⑤ 1989 年 9 月 5 日《明報》：「傾偈集」。
- ⑥ 《學苑》1980 年四月號，第 28 頁。
- ⑦ 1988 年 3 月 7 日《香港時報》：「短文四葉」。
- ⑧ 《明報月刊》1988 年八月號，第 107、111、113、115 頁。
- ⑨ 《明報月刊》1988 年十月號，第 115 頁。
- ⑩ 1989 年 10 月 4 日《大公報》。
- ⑪ 同注，第 29 頁。
- ⑫ 1988 年 5 月 9 日《文匯報》。
- ⑬ 1988 年 10 月 22 日《大公報》。
- ⑭ 《博益月刊》1987 年十一月號，第 3 頁。
- ⑮ 1988 年 1 月 25 日《文匯報》：「掌中篇」。
- ⑯ 《博益月刊》1988 年十月號，第 170 頁。
- ⑰ 《明報月刊》1989 年四月號，第 115 頁。
- ⑱ 參考有關課程手冊所列出的「思考方法」課程大綱，即可見一斑。
- ⑲ 《明報月刊》1989 年三月號，第 24 頁。
- ⑳ 1987 年 2 月 27 日《明報》。
- ㉑ 1989 年 2 月 16 日《信報》：「磨勵精神」。
- ㉒ 1989 年 11 月 5 日《星島日報》。
- ㉓ 見《明報月刊》1987 年十二月號，第 41 頁。
- ㉔ 鄭志誠著：《宗教與思辨／回應李天命博士的「思辯與宗教」》（香港，1988），第 34 頁。
- ㉕ 《明報月刊》1989 年五月號，第 93 頁。

- 26 《新亞學生報》1980 年四月號，第 10 頁。
- 27 《明報月刊》1988 年六月號，第 37 頁。
- 28 「磨勵精神」，1988 年 10 月 24 日《信報》。
- 29 「戲間形彩」，1988 年 10 月 15 日《信報》。
- 30 「乘游錄」，1989 年 2 月 4 日《信報》。
- 31 「磨勵精神」，1988 年 8 月 28 日《信報》。
- 32 《明報月刊》1988 年八月號，第 106 頁及十一月號，第 38 頁。此外如黃孝明所撰《「九月辯論」的風波》一文，亦對梁氏的申辯作出了近似的批評見 1988 年 11 月 6 日澳門《華僑報》。
- 33 1990 年 1 月 1 日《法燈》。
- 34 《鵝湖雜誌》1977 年四月號，第 16 頁。
- 35 《明報月刊》1987 年八月號，第 2 頁。
- 36 《法言》月刊，1989 年七月號，第 49 頁。

原載於《路德月報》第 382 期，1990 年五 / 六月號

■ 編者按：李天命詩數首，附錄如下——

輕之思

其一：秘密

東風拂過薔薇
一根刺把秘密
輕輕挑破

其二：等待

陽光從城東淹到城西
黃昏將層雲染成疊彩
歸鳥卿卿儂儂的
投向樹後微裸的樓台
靦腆的夜未臨
一把空椅是一把等待

其三：點亮

娉婷裊裊的裙步
踩著江南小調
飄過蘇堤

一朵綽約的媚月
沿堤點亮
左一湖夜色
右一湖夜色

其四：舞別

翩然的輕盈翩然的舞
嫣然的意態嫣然的妒
黯然的夜盡黯然的別
茫然的曉寒茫然的路

連環念

薦蘿將女兒嫁給原野
原野將血液輸給河流
河流將命運押給湖海
湖海將擁抱送給沉舟

沉舟把思念寄給寡婦
寡婦把幽怨遺給高樓
高樓把青春賣給風雨
風雨把故人許給深秋

深秋將木葉還給大地
大地將仰望獻給太陽
太陽把餘暉交給峻嶺
峻嶺把暮色推給荒林

荒林將晚菊開給過客
過客把清芬攜到遠方
荒林將夜幕剪給過客
過客把星月帶到遠方

遠方向我展示戈壁的浩瀚
我在浩瀚戈壁上發現江南

荒城之月

無言的夜空
俯瞰著無邊的沙漠
在虛無的月色下
浮現出一座無人的荒城
迴盪著一縷無力的歌聲
低唱出一段無情的故事

故事的結尾輕輕細訴：

「當這一切結束
就只有無言的夜空
俯瞰著無邊的沙漠
在虛無的月色下
浮現出一座無人的荒城」

武夷石

破雲欲飛的高山
望斷長空的仰止
攀登自一念開始

一腳腳踩痛引力的指尖
一步步測量自己的高度
穿過崎嶇
解開謎路

偶一抬頭，白霧雪崩
從坡頂滾到鼻樑
稍一開口，語言隨風
從唇邊直落千丈

幾條冶嫵的紫藤
纏著古板的老松不放
老松斜撐著尊嚴
我的尊嚴在巒巔
在蒼雲上面

那就必須繼續向上
背著爬過的峻嶺
攀越眉上的崇山
告別了一座巍峨
再奔赴下一座召喚

最後的召喚由最後的一步印證
最高的山巖界定最高的一程

望著那懷了疊疊記憶的岩石
我窺見了洪荒的皺臉
不塗脂粉，只抹著片片風霜
在遲疑間，我一步跨了上去
站在風景之上

無題No .1

我在沙上寫了一首詩
又在沙上抹去那首詩
只讓海知道

我在空中寫了一首詩
又在空中抹去那首詩
只讓雲知道

我在心裏寫了一首詩
又在心裏抹去那首詩
只讓你知道

——以上各詩均收錄於
《李天命詩集——寒武紀》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浪 蕩 與 沉 思

——李天命先生談經歷和思想

□ 周奕輝《法言》特約記者

■ 李天命

一、從老人精到學生會會長

- ：李先生，從大學時代開始，你即與哲學結下不解之緣。起初你是怎樣念起哲學來的？其間曾否考慮過轉系或就業的問題？
- ：有的人從小就被哲學問題困擾，我屬於這一種人。大約五歲的時候，有一次，我獨自在街上「流浪」（那時的小孩，能走路的大都會得溜到街上玩，不像現在的小孩子，沒有大人陪伴就不准到街上去）。我一面「流浪」一面想：「我是誰？為什麼有我？為什麼有這個世界？」這樣邊走邊想，「流浪」到靈糧堂（嘉林邊道和太子道交界處的教堂）門外，忽有聲音彷彿自天上來：「天命！」抬頭一看，原來是父親找我回家吃晚飯。他問我一個人低著頭背著雙手在街頭踱步幹什麼，我說：「想問題。」然後告訴他我想些什麼問題。他一聽就哈哈大笑，回家之後把經

過告訴媽媽哥哥們，他們聽了也大笑起來。那時我只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有什麼好笑，只是傻兮兮地跟著一起笑。到長大了才明白：原來小孩子想那些問題，可算得是「老人精」(小老頭)。

第一次接觸到「正規哲學」，是在升上中學以後。在一個下雨天，我走進孟氏圖書館避雨（後來改名為孫逸仙圖書館）。窮極無聊，隨手找些書來消遣，偶然拿到一本中譯的《哲學概論》，便隨意翻閱。雖讀得似懂非懂，但有個印象：那些常困擾我的問題大概就屬於哲學。

到了中學畢業，懵懵然跟著大家一齊報考中文大學，我報的第一志願就是哲學。由於不想進其他學系，事實上也想不出有什麼其他繫好讀，於是便在「第二志願」（那時不設「第三志願」？）一欄內仍然填上「哲學」（我以前經常忘記要守規則，這時毛病又發作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轉系，也沒有擔心過就業前途的問題。在我看來，畢業之後只要不餓死便可以了。倘若志向只在「飛黃騰達」，一開始就不會報讀哲學系了。我從小就心高氣傲，到大學時期更目空一切，視俗世如無物，自以為憑自己的條件，要是從事其他行業，也能出人頭地的。結果念了哲學，那完全是興趣使然。

□：現在純粹由於興趣而讀書的人不多，你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一般是怎樣的呢？

■：當時我所接觸到的大學生，一般都比較「浪漫」，不那麼「現實」，讀書多從興趣出發，追求異性時則往往不顧一切。那時沒有現今學生之間流行的那句格言：「不怕她

醜，最要緊的是易上手。」我們比較熱心於課外活動，比較關心思想、文化、時代、人類前途等方面的問題，雖然每每流於空談、高調，但如果定要兩者擇一，我寧取這樣的年輕人而不取那些「年少老成」、從來沒有傻過也從來沒有天真過的年輕人。就以學生會來說，那時的學生會常有多個候選內閣煞有介事地出來競爭，我做會長那一屆就須得擊敗另外兩個候選內閣才能當選。但現在的學生卻往往因為做學生會工作沒有實利可圖而組不成閣。今天有不少學生太過勢利，缺乏理想。這個評語也許不完全正確，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理想，那就是金錢。許多人正是根據這個「理想」來考慮念什麼科系的。

二、搗蛋反叛與主動讀書

□：你以前讀書的態度和方式，跟時下的學生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做學生時，反叛性很強，經常不守規則。譬如體育，所有大一同學都去修這科，我偏不修。體育老師吳思儉先生年年叫我去上課，提醒我不修體育不能畢業，但我硬要等到大四那年才去修。又如「社會學導論」，那是哲學系學生的必修科，我平時不去上課，要交的功課有幾位很可愛的同學替我做，年終考試就不及格。該科老師何太太叫我去補考，我就是不肯去。她很憤怒，說：「必修科不及格不能畢業。」我說：「將來的事將來再算。」幸好世事就是那麼巧：到大三時，「社會學導論」不再列為哲學系必

修科，否則我能否畢業便很成疑問了。總之我做學生時經常有搗蛋的傾向，例如考「中國哲學史」不及格，就是因為不好好的去答問題，卻去分析、挑剔題目，結果唐君毅老師就給我不及格。

我這種搗蛋反叛的作風固然不足為法，但是現今學生那種太過循規蹈矩的態度也有缺點。今天的學生大都採取「被動讀書」的方式，只看學科指定的參考書，甚至只讀課堂上抄下來的筆記。我認為做學生時不妨偶爾吹牛、誇大，回到家裏便會（便應）心虛膽怯，然後「挑燈夜讀」。以前我喜歡硬找一些老師沒有講過的書來念，可以增加吹牛的本錢。分析哲學、科學哲學、存在主義、數理邏輯等等都是這樣子開始念起來的。讀中大的時候，學校根本沒有這些課程，我就到圖書館自己找書看。後來進芝加哥大學，數理邏輯是博士班的必修科，我摸到系主任的辦公室，要求在課堂外考核我的數理邏輯水平，希望能夠破例：免修該科。結果如願以償。這得歸功於「主動讀書」的習慣。

三、留校開新科，留學賭沙蟹

- ：傳說你在美國念博士時，從沒有在學校出現過，卻溜到別的地方去了。實情是怎樣的呢？
- ：我也聽過有謠傳說我從沒有在芝加哥大學逗留過，說我的學位是在拉斯維加斯賭場拿的。其實我是去了加拿大，每逢學期終結要考試就乘飛機回芝加哥，平時則留在加國經

常賭沙蟹。現任教於香港大學統計學系的吳啟宏兄，那時在加拿大念博士，慷慨提供自己的房子做沙蟹戰場，常有各路英雄雲集本人大殺四方，正是樂不思蜀。一天忽接到牟宗三老師的長途電話，說他立刻就要退休了，叫我即回。我如夢初醒，論文根本未動工，只好告別戰友，把論文高速寫好就回香港。算起來，我也並非從沒有在芝大出現過，約有兩個月的時間是在那裏度過的。這點現今在中大任教的幾位芝大校友也都知道。

事實上我向來有缺課逃學的習慣。我最反對大學還要點名，硬性規定學生上課，那是侮辱了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你講得好別人自然來聽，講得不好就該自我檢討，靠點名來逼學生上課有什麼意義？

□：中大一直有點名制度，你那時經常缺課，怎能過關？

■：全賴師長輩寬容，不拘小節。譬如修「中國通史」，那是文學院必修科，我到臨近學期終結才去上課，孫國棟先生抽樣點名點到我，我說：「到！」全班哄堂大笑起來。我摸不著頭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孫先生每次點名都會抽到我，但每次都無人應，接著他總會停一下，左右望望，今次竟然例外，竟然有人說「到」，同學們就覺得好笑。我缺課這麼多，孫先生卻是大人有大量，讓我考試及格。

其實我能去考試，還得感謝教務長王佶先生。學期結束時他把我叫去，要替我算一下各科缺席的賬。一算之下，缺課缺了一百節左右，依校規不准考試。我結結巴巴，心裏正盤算著要吹什麼牛，他卻開口說：「下次不可

以這樣了！」直到如今，我每想起王先生就深感懷念。

□：你讀大學時的師長輩與今天大學裏的講師教授比較起來，其作風或風範有沒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今天大學裏的教師之中，以下三類人為數不少：一類像小商人，一類像公務員，一類像身體孱弱的退休紀律部隊隊員，難見有風流人物。我以前遇到的師長輩多溫潤儒雅的長者。唐端正先生是我的第一位哲學老師，真誠親切，到現在我見到他仍能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唐君毅老師和牟宗三老師更是當代大儒，宏博精深，海量汪涵。記得我修讀牟老師的「宋明儒學」時，還是一貫作風，經常缺課，臨考試的前一天就打電話問他是不是「真的要考試」。他說：「當然真的！怎會是開玩笑的呢？」我問可不可以改期，他說：「當然不改！」到下學期開課，我缺席如故，同學走來告訴我，說牟老師在課堂上大罵：「李天命這個東方阿飛，平時不來上課，考試前一天就打電話問我是不是真的要考試，還要我改期，天下間哪有這樣的事！」不過罵歸罵，牟老師對我始終循循善誘，悉心教導。他一早已看出我的思想路向和人生態度都與他迥然大異，甚至天南地北，背道而馳，但還是容得下我，兼且用心栽培，這份胸襟人格，實非常人能及，每一想起就使我感動不已。

□：聽說在牟先生做系主任時，你以助教身份擔任講師的工作，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進芝大之前，在中大當了一年助教，由牟老師推薦我開兩門以前從沒有在中大開設過的課程，那就是「高等邏輯」和「科學哲學」。普通邏輯由講師教，新開的高等邏

輯由助教來教，這個責任大概只有牟老師才擔當得起，或者說這一「怪招」大概只有牟老師才有功力施展出來。此外他還介紹我到校外課程部講「語意學」、「分析哲學」和「存在主義」等課程呢。

四、從邏輯到新詩，從飛刀打架到勃拉姆斯

- ：分析哲學、數理邏輯等學科與存在主義看來像南轅北轍，你的興趣應是多方面的吧？可以談談你的興趣嗎？
- ：許多人以為講思考方法、數理邏輯等「硬文化」就不能講文學藝術、人生哲學等「軟文化」，其實兩方面是並行不悖的。我向來喜歡西方的古典音樂和中國的古典文學，這些興趣在中學時就已養成。在街外浪蕩、賭博、打架，回到家裏念唐詩、宋詞、古文，或者聽Rachmaninoff、貝多芬、勃拉姆斯——這是我中學生涯的一面。到進了大學，我培養出許多不同的興趣，比如一方面讀分析哲學、數理邏輯，一方面讀存在主義、寫新詩。以前在《中國學生週報》、《盤古雜誌》等刊物上寫，有個時期且負責編《盤古》的「風格詩頁」，近年則在《博益月刊》的「詩葉」上寫。

不過寫東西只是我人生的一個非常小的部分。我最怕理論繁複而生命蒼白。我不喜歡長篇大論「談」生活，我喜歡充充實實「過」生活。我從來不是書蟲，也不屬於文

人形態，更不屬於學究形態。我認為只有蠢才庸才才會浪費生命花時間去寫那些自己心底裏也知道是沒有真正價值的、而且也沒有人會有興趣看的、只是以「學術」之名去掩飾而其實轉眼就會被拋入廢紙桶裏的廢料。若要做這種蠢事，我寧願把時間用來嬉戲。

事實上我很喜歡玩，尤其喜歡驚險刺激。至於拍拖（談戀愛），就更不用說了，相信任何人都會喜歡的那時除了喜歡這種「活動」之外，我還喜歡飛刀、賭沙蟹、「閘」腳踏車、划艇、爬山、滑滾軸溜冰，等等。其中最喜愛的、而且也是最擅長的，就是飛刀和賭沙蟹。以前曾把飛刀的入門手法教過幾個哲學系的學生，但他們後來都沒有練好，真有點可惜。在我來說，興趣的多樣化是很有意思的：一來興趣的滿足本身就有自足的價值，二來對於我的學習很有幫助。浪蕩了一段時間之後，常會心慌起來，特別容易記起「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訓，這時讀起書來就會格外起勁的了

五、反學術遊戲，向下接不向上爬

- ：無論讀起書來怎麼起勁，你花那麼多時間去玩樂嬉戲，會不會妨礙研究工作呢？
- ：什麼研究工作！科學家做研究工作是天經地義，那是實學。哲學家搞研究工作是哲學的墮落，那是把戲。西方哲學家的典範，蘇格拉底，他的工作就是思辯，就是思考和辯論他搞過什麼「研究工作」了呢？孔子、孟子、老

子、莊子、釋迦、六祖、耶穌、維根斯坦等人，他們當然有他們的「學」，但那不是現今讀哲學的人搞的那種鉅釘式的research，不是那種所謂的「研究工作」。這類「研究工作」絕大多數是自欺欺人的學術遊戲。英美方面如Davidson、Dummett等人玩這種遊戲玩得十分出色，嚴謹精細，但終歸是遊戲，碎屑繁瑣，迷失了哲學的方向。歐陸哲學方面也往往是玩學術遊戲，而且每每玩得非常笨拙，曖昧空洞，不堪分析利器一擊，可謂屬於九流的級數。至於其他等而下之者，所玩的學術遊戲或「研究工作」，則九流不如，只能算是「偽學術遊戲」吧了。偽學術遊戲不能與非歐幾何之類的「數學遊戲」等量齊觀，這裏不必細論。我們要留意的是，玩這種遊戲的人喜歡把「無用」美其名為「純學術」，以「純學術」之名去文飾其「無用」的實質。假如要玩這種「純學術」的話，我看只消隨使用左手的尾指的小指甲的一小部分，去逗弄一下，就能玩得不錯的了。

- ：但無論如何，哲學教師不以研究工作來評核，那麼可參考什麼來決定陞遷呢？你怎樣看陞遷的問題？
- ：依我的理想看，哲學家根本無須理會陞遷的問題。他的人生意義絕不在此。理學院、醫學院等比較不容易弄虛作假的地方不在此論，就我所知，除了極少數例外，升遷與否一般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是學術遊戲或所謂的「研究工作」，其二是人事關係或鑽拍工夫，尤以第二個因素為主。以上所講是否實情，圈內人都心知肚明。

我一向自覺要遠離這兩個因素。我以前有一疊稿子拿了去友聯出版社，有幾十萬字，那就是牟老師在我的《存在主義概論》的序言裏提到的《分析哲學》（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這疊稿子與《存》先後拿到友聯，《存》先印了出來，《分》正要付印，我到友聯社長林悅恆先生那裏把稿子「騙」了回來。台灣《鵝湖》雜誌社的一些友人知道此事，多次勸我把稿子給他們拿去印，我一直支吾。這疊稿子和《存》同一時期寫。《存》沒什麼大錯，比同類中文書寫得較為清晰有條理一點。《分》所談的問題屬於我的本行，其水平自然比《存》稍高，至少思路清晰，有系統條理。我大學時期寫的東西都能做到這一步，無須忸怩不好意思講。許多看過這疊稿子的學生、朋友都認為沒有理由不拿去印，一再催問我。現在我可以在這裏把原因說出來，同時也算回答了「為什麼牟老師寫的序言提到的那部書沒有了下文」的問題。《分》的付印對於升遷或許有用，對於讀者卻沒有什麼用，那就是唯一的原因了。這書印出來會有五百多頁，若以我近年的語文功力來估計，其真正受用之處五頁就能講完。我最厭惡且瞧不起大而無當的磚頭厚書，缺乏誠真，自欺欺人，既浪費自己的生命，也浪費讀者的生命。這樣看來，《分》即使勝過許多庸書，卻仍然屬於我厭惡的學術遊戲或所謂的「研究工作」的範疇。這疊稿子是不會印出來的了，就讓它塞在抽屜底，不再一顧。

至於怎樣遠離前面所講的第二個因素，要說簡單也很簡單，就是潔身自愛，有所不為。知我者都知我平日只跟

學生在一起，那是向下接而不是向上爬的路。我自覺地要走這條路。在「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會議」的大會總結討論中，劉述先先生說：「李天命是天生的表演者，跟他的學生是最多的。」我嘉許這個觀察。我覺得知識分子以年輕人比較純潔可愛，較有赤子之心。很多人一到中年就易變成老油條。孟子說「見大人則藐之」，老油條未見大人已軟，一見大人就可入口溶化。所以最好還是冷眼旁觀，保持距離，免受油漬沾污。

□：你的講法是否含有《儒林外史》的諷刺意味？

■：我不知道，也沒有讀過《儒林外史》我讀過的書很少。

我常對學生說《三國演義》必定要讀，同時聲明我自己還未看這部書。回到你的問題上去，我前面所講的並非旨在諷刺，而是出於不忍之心，想指點迷津。我看學術機構裏有許多人太可憐了，本已高薪優職，卻還要為了職級問題營營役役。升級所加幾何？為了這個價錢而棲棲然忙於鑽拍，惶惶然不可終日，人的尊嚴只值這個錢？更可憐的是，有些人甚至還不是為了那一點錢，而是為了心底深處一個自卑感的「結」。原來他們的自信心缺乏了支撐點，既沒有學問可憑，也沒有其他才華可恃，於是唯有追逐職級，以壯膽色。職級往往只能反映鑽拍工夫，不能反映真才實學。但有些人一旦求到了較高的職級，就真以為自己有學問起來了。不過年輕人的眼睛多沒有受到污染。誰有才華，誰有實學，誰沒有「料」，誰在那裏尸位素餐，大家一目瞭然。既如此，職級的真實意義有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

許多讀書人原初做學生時心存大志，到後來卻忘了本，忘了初衷，忘了最初的志氣，反而走到自己做學生時最瞧不起的那條鑽營的路上去了。借用一個比較花巧的術語來說，這叫做「異化」，老實點說就是「變了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高薪優職，不好好去想想如何把份內工作做好，以回饋社會的供養，卻整天忙於營求之事。午夜夢迴，捫心自問，能不慚愧？能不汗流浹背？別人以職級來衡量你，是別人沒出息，你自己豈能以職級來衡量自己？有自信有傲骨的人豈會如此自己看扁自己？

講話一針見血容易得罪人，但我從來不在乎。不在乎就能夠揮灑自如，海闊天空。世界這麼大，有那麼多美好的事物值得追求，何必定要自限於向上爬的窄路，患得患失，還要沿途委屈自己呢？

六、語理分析，角度形上學，禪

□：李先生，你認為世界上有那麼多美好的事物值得追求，你

會滿足於單單做一個分析哲學家嗎？

- ：我不大欣賞當前許多分析哲學家那種鑽牛角尖的學風。我不會滿足於僅僅做一個分析哲學家，我只是要把分析哲學淨化或「提煉」成為思考方法學的起點或最基本環節，即「語理分析」。這樣可以使語理分析不限於用來處理哲學問題，並且免於受到分析哲學作為一個思潮的起落的影響。可附帶一提，語理分析對於思考的訓練雖可視為「基礎功夫」或「紮根功夫」，不過單有這種方法是不足以解

決所有哲學問題的（先決條件不等於充分條件）。例如人生哲學和形而上學，其中有些問題就不是語理分析所能充分解決的。

- ：你有時會給人一個印象，認為語理分析揭露了人生哲學和形而上學裏有很多問題都沒有認知意義。
- ：沒有認知上的意義不等於沒有其他方面的意義。即使「人生在世究竟有沒有價值？」之類的問題沒有認知意義，那也不過是說這類問題不是知識範疇裡的問題吧了。認清這點是很重要的，可以避免將這類問題跟知識問題混淆，避免誤以為這類問題能用科學方法去解決。

再看形而上學（簡稱「形上學」），我與邏輯實證論者對形上學的態度有所不同。當卡納普等邏輯實證論者宣稱形上學沒有認知意義時，他們實質上是要取消一切形上學。但依我看來，有些形上學理論可以當做洞察宇宙人生的普遍觀點或角度，而不當做知識，那麼就算沒有認知意義也無所謂。這類形上學理論就像一套套度量衡系統，雖非知識，但仍可有優劣之分。在這種詮釋下的形上學，我會稱之為「觀點形上學」或「角度形上學」。一般而言，固然有甚多形上學理論只是文字遊戲，但也有不少形上學理論含有很深的智慧。儒家、佛家、道家的哲學就有這樣的智慧。

- ：有點意料不到你對中國哲學的評價這麼高。有些人從沒見過你，只聽過你的名字，在談起你的時候表示，他們對你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李天命這人很難對付」，意思是說你很容易把別人的言論三兩下子分析批駁到體無完膚。

他們認為你似乎喜歡恃著語理分析去挑剔中國哲學，跟中國哲學為難。你看語理分析和中國哲學是否不相容的呢？

■：說不上不相容。我看兩者反而是相輔相成的，比如，我認為若要具備最完整的哲學訓練，就必須包括語理分析和禪——始於語理分析，終於禪（前者根基，後者花果）。

□：你認為禪的精義是什麼呢？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金剛經》）。

□：就這麼一句嗎？

■：。

七、守則自決，明智假裝，反繁瑣主義

□：我們轉一個話題。在別人的心目中，你的「招牌」、「商標」，就是思考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的第一環節「語理分析」。你平日所講的也是「思考方法」、「分析哲學」、「科學哲學」、「數理邏輯」等等課程，很少涉及道德問題。關於道德問題你是怎樣看的呢？

■：沒有什麼複雜高深的看法，要講也只能很粗淺地講講。

我從來不理傳統道德規條，通常我只考慮幾個簡單的理念來做人處世：第一是愛情，第二是友情，第三是義氣和俠義精神。由這些理念出發，稍經理性反省，形成了一些大體的守則，那就是我做人處世的基本守則了。有些傳統道德規條是我同意的，有些是我不同意的，但不管同意不同意，我根本不會理睬那些規條，我只依據自己經過理性反省而確認之為合理的守則做人。這個態度我稱之為

（理性的）「守則自決原則」。

表面上我有時會向自己不同意的傳統道德規條妥協，實際上那只是基於技術性的考慮而作出的假裝妥協。比方在一個白癡的國度裏，有些規條你認為是荒謬的，但如果不遵守就會被白癡群咬死，這時基於技術性的考慮，你或會暫時表現得遵守那荒謬的白癡規條。這一點可以叫做「明智假裝原則」。

□：只用你所說的那兩個原則來看道德問題，會不會有過分簡單之嫌呢？

■：簡單是簡單，是否過分簡單則不能一概而論，要視乎對什麼人來講。有的人喜歡用複雜繁瑣的理論去看道德問題，我不屬於這一類。我主張「反繁瑣主義」。對於我來說，做人通常只需要幾條粗枝大葉的守則，甚至光是幾條「童子軍守則」，如果真能落實履行，就已是很好的了。有的哲學家愛把道德問題弄成一套繁瑣不堪、難以掌握的大系統。倘能誠實不自欺地反省一下，他們該會發現自己做人處世的時候，所援用的實際上還不是那麼幾個很早已在腦子裏根深蒂固的簡單觀念？

某些人把「談」道德和「有」道德混淆，以為不談道德就是沒有道德。實則兩者明顯是兩回事。道德談得太多，反省得太複雜，研究得太精細，反會令人變得懦弱，瞻前顧後，喪失道德的勇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柴市砍頭，做的無非是他看見乃義所當為的事，哪裏需要先講一大套倫理學理論呢？

什麼是好的，什麼是應該的，關於這些問題，就算找不到抽象的普遍準則，只要頭腦清晰，心理乾淨正常，有相應的常識，那麼在具體情境裏一般仍是能夠分辨有關的事情是好還是不好的，是應該做還是不應該做的（抑或只是中性的）。通常當我們做了不應做的事，其實我們是知道不應該的，但終於做了，原因並非由于缺乏倫理學理論，而是由於無法克制人性深處的一股非理性的、盲目的驅動力。我自信對這種「人性深處的盲目驅動力」有很深的體驗。

八、被踢出校的野蠻人

□：很有興趣想你談談這方面的經歷。

■：我從小就得父母寵愛，母親更是溺愛和放縱我。三歲的時候（我的記憶力很奇怪，能清楚記得一歲左右學步時的情形），有一次，姑母（不是父親的親姐姐，只是口頭認的姐姐）來我家作客，全家圍著一張大圓桌子吃飯。我忽然心念一動，有股強烈的衝動要搗亂和破壞秩序，高聲說：「媽媽，我要撒一泡尿在飯碗裏。」全家愕然，姑母一聽就喝打，說：「太不像話了！不打不成！」我聽見就扁起嘴巴要哭，媽媽立即說：「好啦好啦，就這一次吧。」我聽了即得寸進尺，從椅子爬到桌子上，要「登臺表演」。結果不知是媽媽還是誰替我捧著那還剩半碗飯的碗，我就撒了一泡尿在碗裏，像菜湯泡飯。到今天兄姐們每談起這件事，總會笑罵我一頓。記得當時那種要搗亂和破壞的強

烈衝動，是無緣無故、突然而來的。這是我第一次經驗到人性裏非理性的盲驅力（當時我的思想裏當然沒有「非理性」、「盲驅力」等字眼）。

我從小就被親戚和家人（除了父母親）認為是極度頑劣的，到了中學就變本加厲：打架、逃學、「出貓」（考試作弊）、跟女孩子混，樣樣皆能。最離譜的時期是中學第四年，上課時無法無天，或作弄他人，或跟老師搗蛋，或蹲在狹長課室最後一排後面的地板上賭「十三張」，下課後或者逃學時就往外頭浪蕩、「拍拖」、打架。

打架又是一種能令人體會到非理性盲驅力的行徑。打架像思考一樣，最忌迂腐。我打架從不迂腐，會利用當時任何能利用的事物。不過我只會盲打：我是指那種全攻、拚盡的盲打。有豐富街頭打架經驗的人都知道，學了一兩年套拳的笨人，碰到那種什麼套路都不講、但卻夠勇夠狠的全攻型拚命打法時，常會手足無措，還未弄清是什麼一回事之前就被擊潰。盲辯最蠢，盲打對於一般不是正式拳手的人來說卻是最聰明的打法。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這種打法的背後正隱藏著人類原始獸性的一面。

□：那時你為什麼要打架呢？

■：往往毫無道理，有時不外因為瞧著不順眼。當然，許多人也是瞧我不順眼的。有一個花名叫「豬腸」的同學，就是瞧我不順眼，又認為我戲弄他，就暗中苦練器械，要找我打一場架。他跟地理老師的兒子是「死黨」，後者又是我的朋友，告訴我「『豬腸』正在暗裏練功，說總有一天要找你打一場」我告訴他：「『豬腸』練了功也打不過

我。」此事後來不了了之。進了中大後，第一次跟著全系同學到唐君毅老師家裏拜年，赫然發現「豬腸」坐在客廳一角，狀似主人身份。我輕聲問一個高年級同學，才知「豬腸」原來是唐老師的義子。現在我新年給唐師母拜年時，碰到「豬腸」都談得很投契，但那次拜年時，我的尷尬大概可以從表情看得出來。

總之少年時荒唐胡鬧，到中學第四年學年完結的時候，終被「踢」出學校——被伯特利中學開除。我沒讀過幼稚園，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在該校念書，我的姐姐目前還在那裏任教，但校方還是認為必須把我開除。轉到德明中學之後，仍是以「被記大過」的污點紀錄而畢業。

進了中大，起初仍像野蠻人，還未能收斂。剛開學不久，有一次大搖大擺到乒乓球室，見有人在打球，就說「見侵」，意思是說「我看見誰在玩，誰下一輪就得跟在我後面」。打球的人走過來很斯文地對我說，他們過幾天要比賽，目前是在練球。我意會到他的意思是不讓我加入，於是一言不發就動手拆他們的球網，一面拆一面留意著他們，等他們一有異動我就先發制人。誰知他們都看得呆了，不曉得如何反應，靜了一會兒就走到相鄰相通的另一間乒乓球室去，跟那邊的人不知商量些什麼，不久就連同另一球室那批人走回來。我已準備好一見人多勢頭不對就跑，不料他們卻很有禮貌地跟我說：「好的，我們一同玩好了。」

幸好在中大很快就認識了許多非常好的同學，從他們那裏漸漸學會斯文。現在回頭看自己在「野蠻階段」的行

為，覺得那時自己的身體內彷彿蘊蓄著一股非理性的盲動力，不時就要爆發一下。記得有一次因小事跟一位兄長輩衝突，就向他挑戰「以飛刀決生死」。他不會飛刀，當然沒有應戰。我那次是擺明欺負人，是最差勁、最羞恥的一次。今天借這個機會在此向他賠罪。須知道飛刀不等於流行於酒巴間的飛鏢。飛鏢只是小兒科，飛刀卻是「七步之內，取人性命」的利器。現在每想起荒唐的舉動時，就深切感到那種非理性的盲驅力是多麼危險可怕。這種盲驅力有時能被壓制，有時卻無法壓制，就像身體的病有些可以醫治，有些卻無法醫治一樣。

這種體驗使我對人對己都不苛求。即使辯論時詞鋒凌厲，那是另一回事。倘若我對某種做法提出不留餘地的批判，那不過表示我認為在道理上說是如此。在實際生活中，我對人對己一般都是採取「馬馬虎虎過得去就算了」的態度的。

原載於《法言》月刊，1989年6月，革新號第一期

從騎士精神到愛情宗教

——浪蕩與沉思（續）

□ 周奕輝

■ 李天命

九、寬鬆原則與大丈夫精神

□：你採取的那種態度會不會扼殺人在修養方面的上進心呢？

■：我並非主張不求上進，只是主張對人對己都要有「同情的了解」，了解到美德的實現每每不是說那麼容易的。要有心理準備，常有進兩步退一步或甚至進一步又退回原地的情況出現。就算只能進一步又打回原形，那仍然勝於從來沒有進過一步。我是一個「寬於責人也寬於責己」的人，有時做得合乎理想，我認為已是很理想的了。對人性越有深刻的了解，就越不會對人對己要求過高。人並不是一種時刻不停發光的生物；能夠有時發出一點「人性的光輝」，就已經算很不錯的了。以上的想法我稱之為「寬鬆原則」，或戲稱之為「有時發光主義」。

這種「主義」反對過分鞭策別人，也反對過分鞭策自己。鞭策過分，會造成太大壓力，以致精神緊張，心理不平衡。倘若不容許有一刻鬆懈，不放過偶有一點「墮

落」，結果不是變得虛偽就是變得瘋狂。情意結特多的宗教狂熱者和道德狂熱者，往往就是這樣的人。這類人經常板起面孔，彷彿大義凜然，實則矯揉造作，無趣而難相處，缺乏幽默感。其實人生在世，必須有點幽默的智慧，不要事事「抓」得太緊，有時要一隻眼開一隻眼閉。Dr. Johnson 有一句話給我很深印象，他說：「先生，上帝祂自己不到世界末日，都不審判世人哩。」

□：你這種看法是否對人生抱著一種低調的態度？

■：我的態度毫不低調，如果「低調」是指近年來流行的「真小人意識」和「小男人意識」的話。我很反對這兩種性質相近的意識，這些意識以低調的姿態來封閉自己。

對於君子，我們至少應抱著「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態度，但真小人卻擺明車馬做小人，還要以此沾沾自喜。真就是不折不扣，真小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小人，這有什麼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至於小男人，則自認窩囊，譬如賣友求榮而不覺羞恥，又如跟女人爭「的士」，跟老弱婦孺搶座位，或在公眾場合做了尷尬事（比方不小心打破了百貨公司的鏡子）就不敢面對眾人，卻轉身去埋怨、指責身旁的伴侶。這類行徑跟母親教我的道理恰恰背道而馳。母親常說：「鬼佬（洋人）講Lady first，很對。」「要讓老弱婦孺。」「大欺負小，非大丈夫也。」「男人打女人，非男人也。」「推卸責任，非好漢也。」婦女解放分子或會指責這些說法有部分包含了男性自大的思想，有封建落後的意識。但我認為那不是男性自大，而是騎士精神；不是封建

落後，只是不合潮流吧了。

除了自認窩囊之外，小男人還自認庸陋，拒絕長進：拒絕擴闊思想的視野，拒絕提升生命的境界。這是自甘卑下，同時又像患了自閉症的精神病人，實在可悲可歎。

對於缺乏思考方法訓練的人來說，真小人和小男人有一套相當厲害的武器，那就是「老土」、「高調」、「sell」（推銷）、「扮演」。這套字眼的濫用。別人一講理想，他們就說那是「老土」、「高調」。任何人提出深刻的思想或實踐高貴的行為，在他們口中都被說成是「sell」自己，或說成是「扮演」角色而已。比如釋迦說法、耶穌講道、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都被說成是「sell自己的一套」。又如蘇格拉底、文天祥等不朽人物從容就義，卻被描述成為「扮演烈士的角色」。

真小人、小男人在心底裏大概也會因自己的膚淺狹隘而感到自卑的，於是就用那套字眼來維護自尊，以此作為「自我心理防衛」的保護罩。但只要稍有語理分析的訓練，要拆穿那保護罩的詭辯性就毫無困難。其詭辯性在於硬把不能稱為「sell」的做法稱為「sell」，硬把不能叫做「扮演」的行為叫做「扮演」（文天祥「是」烈士，不是「扮演」烈士）也就是令「sell」、「扮演」等字眼或概念的用法不當地膨脹，犯了「概念扭曲」的毛病。

目前小男人意識和真小人意識在社會上大行其道，但剛才的一小段分析批判已足夠將這些意識的保護罩刺破。與這類意識相反的是自強不息的精神和騎士精神，我們可以將這兩種精神合稱為「大丈夫精神」。

十、浮淺時代與空谷之旅

- ：與大丈夫精神對立的小男人意識和真小人意識，涉及流行觀念和社會風氣。從更宏觀的角度著眼，你對整個世界的時代風氣或文化趨勢有什麼看法呢？
- ：素無研究，僅有大略印象，粗疏得很。我覺得今天已難見有「精神的貴族」，而「優雅時代」亦已隨風而逝。現代社會趨向於大眾化、平庸化、膚淺化。人們思想懈怠，靈性枯萎，不瞭解深刻和高貴。要瞭解深刻的東西，須有一股透入深層的勁。現代的舒適社會容易使人喪失這種勁要體驗高貴的事物，須有一顆純樸的心。現代人的複雜機心無法瞭解什麼是高貴。大多數人只能接受浮淺的觀念、煽情的口號、不經大腦似是而非的「哲理」，以及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共識」。這種思想膚淺、感情表面化的現象，大抵與現代傳播媒介的特性有密切關係。一般來說，深刻的思想絕不容易透過電台、電視等現代傳媒來細緻表達。特別是電視，往往只曉得像蜻蜓點水那樣給觀眾提供即食的「文化快餐」而已。
- ：那麼你以前為什麼又會在電台和電視講思考方法的呢？
- ：可以說是「知其不可而為」吧。不過其後都多次婉謝了這兩種傳媒邀約講有關的問題了。電台、電視以普羅大眾為主要對像，而群眾通常都不會有耐性去嘗試瞭解較深的思想內容的。他們一般只能接受公式化的言談和作品，只能對簡陋的感性刺激和情緒煽動有反應，其反應每每表現為一窩蜂的傾向——連喜怒哀樂也是一窩蜂的：一窩蜂的贊

賞、一窩蜂的責罵、一窩蜂的歡騰、一窩蜂的悲慟。流行作品的壽命，即取決於群眾這種一窩蜂的行徑。許多流行音樂只有曇花一現的命運，就是因為流行樂迷的好惡常是一窩蜂的。

面對浮淺時代的浮淺文化，有些人大聲疾呼，希望扭轉乾坤，我看那恐怕是夢想。有些事情是「不因人的主觀願望而轉移」的。盡其在我，盡可能使精英文化得以在文化精英（知識分子）之間流傳下去，一脈相承，這才是切實而重要的事。例如詩的精品，永遠只能以少數「被選擇的心靈」為對像，這是無可奈何的，但也是無須慨歎的。只要想想那種「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詩是如何的濫劣、虛假、肉麻，就不難明白「以被選擇的心靈為對像」的道理所在了。

總起來說，精英文化就像空谷幽蘭。從事創造或傳播精英文化的人，不妨以孤高自許，也不用害怕別人譏笑你自鳴清高。此外更須甘於寂寞而切忌不甘寂寞，須知道自己所走的乃是一條只有少數程度較高的人行走的路途。在途經的空谷之中，若偶有相遇，偶有迴響，就已是值得欣喜無限的了。

十一、武質文化觀：悍烈精神暨玉碎原則

- ：從時代風氣轉到中國文化，就我所知，你從來不談中國文化的問題，其實你是怎樣看的呢？

■：也是沒有研究，僅有一點浮光掠影的印象。依我看，有不少議論千言萬語，實質上卻不外一句廢話或准廢話：「中國文化之中好的成分要保留，壞的成分要揚棄；西方文化之中好的成分要吸收，壞的成分要拒斥。」但什麼成分是好的？如何有效地吸收？什麼成分是壞的？如何有效地拒斥？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我是外行，不談這個。現在只提一個不為人注意的觀點。

關於中國文化的議論，五花八門，暫且統稱之為「文質文化觀」。我要講的觀點則可稱為「武質文化觀」。兩者不必互相排斥。武質文化觀主張培養「悍烈精神」，詳細點說就是主張男人要有悍烈精神而女人要有「貞烈精神」（最好是溫柔而貞烈）。如果說這個主張有男性中心的意味，我也不會在此辯論。以下只談悍烈精神。

孟子的思想即有悍烈精神的底子，荊軻、聶政等刺客和秋瑾、文天祥等烈士則在實踐上表現了這種精神。日本武士道所要求的武士，亦有悍烈精神。到了近代中國，這種精神開始喪失。時下在電視上常可看到語調嗲、露女兒態的男性，這大概也是一個徵象吧。今天滿目所見，許多讀書人（尤其中年以後）盡屬陰柔怯懦的一類。在人民群眾之間，亦流行「明哲保身」的懦夫思想。

懦夫總有懦夫的借口，比如「細瓷不應碰缸瓦」、「君子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這些話本身沒錯，但常被用做「沒有種」的遮羞布。針對這點，我主張：在維護重大原則時，細瓷不惜碰缸瓦。

舉例說明，譬如在繁忙的車站上，有人公然非禮女

性，卻沒有人敢出面制止，那些旁觀者事後還振振有詞，說「細瓷不應碰缸瓦」。色狼敢公然非禮，正是因為看透了人的這個弱點。我如果遇到這種事情，一定挺身而出，決不會做縮頭烏龜。

□：倘若色狼身懷利器呢？

■：別人總有可能身懷利器。如果由於這個可能性而不出手制止，那就永遠不會出手制止若因出手制止而送命，自歎倒霉就是了。袖手旁觀的人如果譏笑這種死法是「匹夫之勇」，那不過表示他們不知慚愧，怯弱自私吧了。因見義勇為而死，這種行為有極其重要的原則性和先例作用當越來越多人有見義勇為的行動時，公然非禮女性的事就會大大減少，或甚至完全不會發生了。

見義勇為的行動每每需要有悍烈精神為後盾。除了這個作用之外，悍烈精神相信還可以對治不少知識分子的病態心理。有類猥瑣閃縮、思路糾纏不清的知識分子，想法古古怪怪，性格怯弱多疑，才短心頭高，一大堆情意結這類人往往反省過度，看事情看得太過複雜，喜歡化簡為繁，無中生有。遇到不肯反省的學生，我會勸他們多些反省。但遇到過分反省的學生，我就會勸他們思考時要乾淨俐落，不要胡思亂想，反反覆覆，作繭自縛。善於思考的人絕不是整天翻來覆去不能放下的人。過分反省恐怕是自戀狂或至少是太過自我中心的表現，就是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太重：太細心注視自己的感覺，注視自己的表現，注視別人怎麼看自己。這種人特別喜歡表露自己的痛苦。他們也許真的特別痛苦，因為他們整天注視自己的痛苦。他們

管這個叫「深度」，那其實是心理病。

諸如此類的病態心理相信可藉著培養悍烈精神來對治。實情是否如此，則有待心理學的研究。不過至少可以這樣斷言：我從沒見過性格悍烈的人有以上所說的那些病態心理的。

最後要講的是，我認為悍烈精神極有助於防止被奴役。一個「肯拚」的民族，除非心甘情願，否則對內不會被獨裁者奴役，對外也不會被敵人奴役。只要通過教育培養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拚命」的觀念，建立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原則（且稱此原則為「玉碎原則」），那就沒有敵人敢來侵略的了，因為那是絕對划不來的

- ：碰到敵人太強時，你說的「玉碎原則」會不會導致亡國滅族呢？
- ：就算玉碎而亡，也自有悲壯莊嚴在。一個窩囊的民族，縱能屈辱偷生，也是雖生猶死反之，為了重大原則而壯烈犧牲的民族，即使亡了，用一種「玄」的方式來說，其民族精神還是長存天地間的。

但以上只是作了最壞打算的講法而已。實際上，戰爭的發動通常基於利害的權衡，無人會願意發動一場已預知沒有收穫的戰爭的。當敵人考慮到我們那種「戰剩一兵一卒也不肯投降」的民族性，考慮到我們那種「一到絕境就來個玉石俱焚，兩敗俱傷，與汝俱亡」的打法時，是不會願意付出龐大代價去換取一片焦土的。可見玉碎原則其實是非常有效的國防原則。其要旨在於：置之死地而後生。

總結而言，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培養起理性地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悍烈的精神。剛才只談到後者，前者則在我有關思考方法的著作裡談及。當中國人能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表現出悍烈精神的時候，這個民族就露出曙光了。

十二、基點哲學（1）：事件實在論

□：談過文化問題後，可以講講你的哲學嗎？你的哲學發展有
哪些階段呢？

■：大體上既沒有發展，更沒有階段。我從小已隱約有些基本的人生觀念和形上觀念，到大學時期就成了形，構成了我的思想核心，此後可以說始終如一，也可以說是沒有發展，毫無進步

□：你關於思考方法的見解已在多處地方發表過，這裡談談別的話題，請你介紹一下你的形上觀和人生觀好嗎？

■：不太求嚴謹的話，可以隨便談談以下要講的思想，姑稱之為「基點哲學」這種哲學在我的實際生活中是極為切實受用的，它構成了我的人生的思想憑藉。它是基礎、起點，由此出發可以接上（至少無礙於我們去接受）古今任何偉大的哲學思想（耶、儒、釋、道 等等）的全部或局部。現在我要講的是基點哲學的三個中心環節，其他留待以後適當的時候再談。

我們可以將人的一生瞭解為他的全部歷史，那是一系列事實的總和。事實是絕對穩固、絕對可靠的。以登山為

例來闡明我的意思：當我們登上山頂然後啟程回家時，我們會走下坡路，可是「我們曾到過山巔」這個事實是不會在歸途中變成虛假不實的。概括而言，一切事實，即一切發生了的事情或事件，都屬於永恆的存有，也就是說，是永遠真實、永遠存在的，不會因為已成過去而變得不真實、不存在。我把這個論斷名為「事件實在論」(Event Realism)。

多年前在分析哲學的課堂上，我又將事件實在論叫做 Event Point of View (事件觀點)。我讀大學時所發表的詩之中，有幾首即表達了這個觀點。這觀點的詳細論證要用到語理分析，且牽涉到相對論的「時空四維連續域」的概念。這些不打算在此鋪陳出來了。這裡單單指出建立事件實在論的一個關鍵，那就是：「物件」是無常的、可毀滅的，但「事件」則是恆常而不可能毀滅的。試比較油畫《蒙娜麗莎》(那是一個物件)和「達芬奇創作了《蒙娜麗莎》」(那是一個事件)。《蒙娜麗莎》這幅油畫終有一天(哪怕是千萬年後)會毀滅，然而「達芬奇創作了《蒙娜麗莎》」這個事件卻永遠不會毀滅——比方一朵花可以被捏碎，但「那朵花在某段時間裡嫣然綻放」這件事卻是不可能被「捏碎」的。

□：事件實在論有什麼重要性呢？

■：有極其根本的重要性，能點出存在的真實，對治虛無的人生態度。幾乎人人都會擔心將有一天要失去所擁有的東西，因為看來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恆的。繁華過後，轉眼又是荒涼。任何物件都會毀滅，名譽、地位、權力、財富都

可能失去，最愛的人也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自己的生命也有完結的時刻。一旦認為沒有東西能夠長存，一切終歸無有，人就會生出空虛無常之感，產生焦慮不安之情，覺得一切都像鏡中花、水中月，如幻如化，盡是過眼雲煙。詩人墨客，傷春悲秋，所傷悲者，就是無物可長留。李白說：「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蘇東坡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莎士比亞透過Macbeth說：「Out, out, brief candle ! Life ,s but a walking shadow」這些都含有無可奈何的傷逝之情。但問題是：真的一切皆不可得，無可把握，到頭來一場空嗎？當曹操寫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千古傳誦的名句時，他似乎只看到如同朝露的人，卻忽略了「我曾對酒當歌」這件事的永恆不滅性——事件一經發生了，就構成了宇宙或永恆存有一個組成部分。

□：你的說法和佛家的說法是否尖銳對立的呢？

■：並無尖銳對立，不過大家的著眼點確有不同。佛家斷言一切因緣和合的「物件」都是「空」的，我則斷言一切發生了的「事件」都是「有」的。你如果只見物件的「空」，就易生無常之歎。但如果轉一個角度，著眼於事件的「有」，那就可以把握到歷史的恆存了。

就以「活過，美過，愛過」來作一申述。基督教的《聖經》說：「人為婦人所生——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我們都不能長生不老，可是「我們曾經活過」這一事實卻是「長生不老」的（比喻之言，

不贅)。又如美人遲暮，絕色不再，然而「她曾是美人」這個事實則是永遠不會「遲暮」，永遠不會磨滅的。最後一個例子，縱使你最愛的人變了心，或患了失憶症，或者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如果你們曾經相愛，曾共同度過一段最快樂的時光，那麼就連上帝也無法「抹掉」這些事實，即無法使得已發生了的事件變成沒有發生——「事件發生了，並且沒有發生」這個命題根本是自相矛盾的換句話說，「兩人曾經相愛，曾共同度過一段最快樂的時光」，這些事實是絕對保險、不可能被「取消」或「收回」的。事實一成永成，一在永在。過了一天，就有了一天，直到永遠。簡言之，發生了的事件是永恆存在於宇宙之中的。

十三、基點哲學 (2) : 九一主義

■：基點哲學的另一個環節叫做「九一主義」。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新奇的名稱。

■：這個名稱跟我的童年經驗有關。我念小學二年級時，考了平生唯一的一次第一。在結業禮中校方宣佈我考第一，我還弄不清是什麼一回事，坐在兩旁的同學就推推拉拉的，把我「逼」了出去。領回來的獎品是一支牙刷和一個漱口杯。那時香港社會還比較窮，對於普羅大眾來說，漱口杯是很有用的物品，可用來漱口、喝茶、吃粥、澆水。回到家裡，父親略去漱口杯不提，只是笑我「一定是牙刷仔了，所以學校獎你一支牙刷。」（在廣東話裡，「牙刷

仔」的意思就是「口氣大、自認為了不起的孩子」。)到
升上三年級，學期結束時考了個第九，回到家裡父親又笑
我：「考第一或考第十都無所謂，你卻偏偏考第九。你知
道嗎，九就是狗。哈哈哈哈」(廣東話裡「九」、「
狗」同音。)我並不覺得「九就是狗」有什麼好笑，不
過卻由於父親的那一番話而「苦思」了一段時間「苦
思」的結果就是想到：「我考了第九，固然就沒有考到第
一，可是考第一的人也考不到第九。這就是當我考第九而
別人考第一時，我雖然沒有別人的第一，但是別人也沒有
我的第九。」

這個看法從此在我的思想裡紮了根。到我的詞彙有了
「主義」一詞以後，我就把這個看法所涵的態度名為「第
九第一主義」，簡稱為「九一主義」。

□：九一主義是否等於阿Q精神？

■：全然不同，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阿Q被人打時就說
「兒子打父親」，這種虛妄的自我安慰無非是歪曲事實
的幻想但九一主義並沒有歪曲事實，反能提醒我們注意
某些常被忽略的事實當A考第一而B考第九時，「B
沒有A的第一，但A也沒有B的第九」，這一點剛好就
是事實。

□：九一主義對於人生在世有什麼作用？

■：九一主義有助於悟出平凡的不平凡我因為九一主義而
從此沒有自卑過。自卑是一種很普遍的心理，同時又是很
深層的、影響巨大的心理。不要輕看這種心理，那是人性
之中十分可怕的一種情意結，許多人一輩子都擺脫不了。

很多行為表現出來千奇百怪，歸根結底原來都是自卑情意結作怪。有的人由於頭腦不如人而自卑，有的人由於沒有學位而自卑，有的人由於事業無成而自卑，有的人由於其貌不揚而自卑。要化除種種自卑，九一主義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態度。只有當自卑感化除淨盡以後，人的行為舉止才能不卑不亢，恰如其分。

□：九一主義會不會使人故步自封呢？

■：這要看你能不能善用了如果抱著以下的心態：「故步自封者固然沒有勇猛精進者的人生，但勇猛精進者也沒有故步自封者的人生，所以無謂勇猛精進。」那麼自然就會故步自封。但如果以九一主義來喚醒自覺：自覺自己的「唯一性」和「我性」，以此為底線，由此出發，勇猛精進，自強不息，那就完全不會故步自封了

十四、基點哲學 (3)：愛情宗教

■：最後可以在此談談基點哲學的再一個環節，那就是愛情宗教。「宗教」一詞，在這裡取「終極信仰」之義。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一個教徒，我的宗教就是愛情。這愛情宗教的「教義」，包含三個成分——

(A) 真愛的界定

這裡所說的「愛」，是指愛情教徒所理解的最真實的愛情，可稱之為「真愛」。我們所愛（指「真愛」，下同）的人是我們自己的部分，而且是（一）最重要的、

(二) 相依為命的、(三) 絕對獨特無可替代的部分。

先看第(一)點，當我們能夠毫不猶豫為了所愛的人而犧牲自己——犧牲自己的身體，犧牲自己的事業，甚至犧牲自己的名譽、自由和生命時——那就很清楚地表明了：所愛的人正是自己最重要的部分，比自己的身體、生命等「部分」還重要得多。

至於第(二)點，我認為愛的本質就是重遇自己另外的部分。真愛就是重遇——這在古希臘是神話，在我是宗教信仰。走遍天涯海角，歷盡無數輪迴，仍尋找不到自己另外的部分，那是最可哀的。許多人在世上倉倉惶惶，東尋西找，就是要重遇自己另外的部分。人只有在重遇自己另外的部分之後，才算完整。在此情況下，愛是最根本的相依為命——在茫茫宇宙中相依為命。

再看第(三)點，那可以藉著一件童年往事來說明有一次母親買了一枝塑膠玩具槍給我，我頑皮成性，不久就把玩具槍弄破了，斷為兩截。我大哭起來，母親百般安慰，說要給我另買一枝相同的，但我仍然大哭。於是母親就說要買一枝比原初那一枝更好的槍給我，但我依然狂哭不止。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時我傷心極了，覺得無論再買什麼槍給我，都已經不可能是原初的那一枝槍。新買的是否比原初的更好，此非問題所在；問題所在就是我忽然驚悟到其他玩具槍都不可能是原來的「那」一枝，驚悟到「那」枝槍從此是不能復得的了。我傷心哭叫：「我要回『那』枝槍！我只要回『那』枝槍！」家裡的人都認為我蠻得不可理喻，結果當然不了了之。你如果瞭解「我只要

回『那』枝槍」的意義，就不難瞭解前面所說的「絕對獨特，無可替代」的意義了。

(B) 愛情形上學

真愛有永恆不變的一面。情深愛篤的人，若碰到所愛的人變了心，會覺得一切都破滅了愛情宗教的信徒更進一步，認為縱然只是自己變了心，也等於一切破滅，因為，如果連最真實的愛情也不可靠的話，天地間還有什麼東西可靠呢？不過愛情宗教所指向的愛情是有永恆不變的一面的。一般人所瞭解的愛情，往往不外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感覺，這種感覺並無恆常性，比如會由於相處日久而生厭倦。但我所瞭解的愛情，雖然包括了感覺的一面，可是並不止於感覺的一面，而更是一種形而上的關係。所謂「形而上」，在此意指那種關係的永恆不變性。

這種愛情最初發生時，固然可能只是由於一些經驗的因素，例如機緣（偶然的相遇）、外貌、神態、學識、智力，乃至名望、地位等等，然而這些因素只像橋樑，其作用只在於使人能夠到達彼岸。橋樑本身不是愛情之所在，彼岸才是愛情之所在。

有的人以為真愛的發生必須是純粹的、無條件的，即是不因任何經驗條件（外貌、思想、性格等等）而發生，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如果撇除了外貌、思想、性格等因素，我們最初為什麼會愛上某個人而不是另外的人呢？不過，另一方面，如果以為愛情的維繫只能靠經驗條件，那卻是一種膚淺的俗見了。從愛情宗教的觀點看，我們可

能由於（比如）對方的外貌而產生愛意，然而一旦真正愛上對方後，即使最初引起愛意的外貌條件改變了，譬如因年華老去而改變，真愛還是不會因此改變的。這種真愛的出現，要經過「肯定、確認對方是自己最重要的部分」這一關。由這「肯定」而創造出來的關係，就是前面所說的形上關係，即那種永恆不變的愛情關係了。

- ：你所講的「愛情關係」是極高的理想，在現實世界中有可能存在呢？
- ：只要想想剛才提到的「因外貌而產生愛意，但直到年華老去而仍然愛情不渝」的真實事例，就可明白我所說的那種愛情關係並非子虛烏有的了。最可貴的愛情是始於經驗條件而成於形上關係的。

有些人不幸沒有機會遇到這種愛情，那是人生最大的無奈和遺憾。也有些人根本是不可能擁有這種愛情的，因為他們永遠以自己為最重要，他們最愛的就是自己這種人在愛情上是無能的，他們可稱為「不能去愛」的人。當這種人聽到「愛情宗教觀」的時候，也許會嗤之以鼻，認為那是天方夜譚，但這無非是因為「不能去愛」的人永遠無法瞭解真愛是什麼吧了。

愛情宗教的「教義」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就是：

（C）愛情人生觀

真愛是至高無上的，在這種愛情中，關於死亡和生存意義的問題（死與生——人生哲學兩個最重大的問題）都可以基本上解決。

先談死亡的問題，所謂「千古艱難唯一死」，但人終有一死，每個人自懂事以來，便受到死亡陰影的威脅。人們平時理首於瑣事之中，暫時忘卻死亡的威脅，但死亡就像躲在暗角裡的幽靈，當我們靜下來獨對宇宙的時候，就溜出來騷擾我們。死亡的問題，是許多哲學家最感困擾的問題。哲學家對此問題的「解決」，每每陳義過高，難以落實。例如以「天人合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來解決死亡的問題，對於凡人來說，恐怕就有陳義過高之處（你真能憑著「天人合一」的修養而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嗎？）。與此不同，我對死亡問題的處理，不是從偉大堂皇的理論出發，而是以真實可把握的愛情為基礎的。我的看法可分三點來說：

第一、愛情宗教的信徒，很自然地相信：「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這句話當然不是科學論斷，而是一種最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雖不能由理性證實，但也沒有違反理性，正合乎「純粹宗教信仰」之義。

第二、當我們想到連自己至愛的人、比自己重要得多的人也終有一天會通過「死亡之路」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能接受「殊途同歸」，還有什麼理由要害怕走同一條路呢？

第三、縱使撇開以上兩點不論，縱使人死如燈滅，但這絕不能改變「我們已在茫茫宇宙中有幸相遇」這一永恆的事實（可參考事件實在論）。苟能相遇，那就不枉此生。一旦相遇，剎那就是永恆。經歷了最深的愛，那是人間至福，其他一切已可有可無。人生至此，應已無憾。這

真可以說是「生死安足論」了。

談過死亡問題之後，現在看看生存意義或人生意義的問題。對愛情宗教而言，只要擁有真愛，人生就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圓滿了。

- ：這個想法會不會以兒女私情去排斥人生之中其他一切重要的事情呢？
- ：「兒女私情」一詞含有貶義，不能恰當地表達我所說的愛情。這種愛情不必排斥人生之中其他重要的事。比方說，兩人之間有真愛，互以對方為第一重要，同時卻又一起殉道，或者為國捐軀，或者做其他人生之中重要的事情，這都沒有任何邏輯矛盾。真愛令人生基本圓滿，這並不意謂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做，並不排斥在真愛的根基上開展多姿多采的人生。

對於愛情宗教的教徒來說，人生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尋得真愛，最有意義的一生就是遇到這種愛情而度過的一生。這種愛情的價值是自足的，而且勝過天上人間一切事物的價值。為了這種愛情，金錢、權力、名位等等都可以放棄。貪慕虛榮的人是不容易有真愛的，心志不堅的人更難有這種愛情。至於性情涼薄或自私自戀的人，則不可能有——也沒福份有——這種愛情。

總括言之，愛情教徒既可以為愛而死，同時也是為了愛而生。由這種愛出發，擴而充之，可達於博愛，此問題不在這裡談了。西方人有一首著名的短詩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依照我的價值次序，我會改為這樣說：

生命誠可貴
自由價更高
若為愛情故
一切皆可拋

最後那兩句可視為愛情宗教的座右銘。此座右銘的精義在於表示：在至高無上的真愛面前，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上帝不足懼；為了愛情，雖上刀山、下油鍋、墮十八層地獄也絲毫無悔。這就是愛情教徒的「愛情三昧」了。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不是客套語，而是肺腑之言。很謝謝你接受訪問。

原載於《法言》月刊，1989年7月，革新號第期

與李天命博士談思考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編輯部

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向被人詬病為「填鴨式教育」，但中大哲學系講師李天命博士指出，如果「填鴨」是指多背書的話，則這種填鴨其實是頗有營養的。在他接受中學教育的年代，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的文章都比現在背得更多。雖然背的時候未必明白，但對日後中英文的表達能力卻有很大的裨益反過來說，如果「填鴨」是指缺少思考及獨立探索的機會，則這的確是教育上的一種不良現象譬如學生死背老師所講的筆記或老師所猜測該年會考、大學入學試題目的「標準答案」，這些都會窒息學習的興趣和發展因為一方面學生的注意力被迫單單集中在有關考試的題目上，規限了學習的興趣；另一方面，在回答各類問題時，亦只能以老師所給的「標準答案」為依歸，局限了個人發展和獨立思考的機會事實上，這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已表現在很多大學生的身上例如同學在回答試題時，嚴重缺乏組織能力，大部分試卷在文字和思路上都不夠清晰，老師只有盡力去猜測同學要說些什麼這跟學生在中學時期缺乏獨立思考和組織語文的訓練，實有直接的關係。

一、表達能力的訓練

李博士指出，表達能力的好壞主要取決於語文及思考兩方面。要訓練出良好的表達能力，在語言文字方面，有一個古老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多背誦或精讀好的文章。現時的年輕人花太多時間在電視、收音機和報章上，好的文章是甚少在這些地方出現的。至於思考方面，要有正確的思考方法，通常需要接受基本的課程訓練。在本港現行的教育制度下，中小學幾乎沒有思考方法的訓練課程，大專亦少有這類安排。這似乎反映了教育當局有一個很奇怪的假定，那假定就是：思考有異於中、英、數、理等學科，是不用經過學習和訓練的。但其實有不少思考的方式是不正確的，而正確的思考方法則每每需要學習才能得到。李博士建議，最好在中學開設一些初步的思考方法課程，教授較淺顯的原理，大學亦應將之列為必修科。因為，思想與教育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宣傳是要代替宣傳對象去想，希望對方不加思考而完全接受；教育卻是要啟發受教育者去想，希望學生經過自己的思考才決定要不要接受在這情況下，教導學生正確的思考方法就顯然是十分重要的了。

二、思考方法原則

談到思考方法的內容，李博士表示，思考方法學所包含的項目，主要為語理分析、邏輯方法、科學方法和謬誤剖析。語理分析的要務在於厘清問題、思想或概念；邏輯方法的首要功能在於審核論證是否正確；科學方法旨在提供一套可藉以獲取

或判辨經驗知識的程序或法度；而謬誤剖析則為以上三項的引申及補充，其作用在於將通常碰到的錯誤思維方式加以界定和歸類，俾使遇到時容易指認出來。在這四項之中，「語理分析」是最基本的，它的運用能使我們弄清楚所思考的問題究竟問些什麼。如果討論時連問題也不清楚，那麼整個討論根本無法有效進行下去「謬誤剖析」則往往是最實用的，使我們在討論、思考時能夠避免思維錯謬。譬如有些人在討論的時候作人身攻擊，訴諸不相干權威，或說一些與論題無關的話來迴避問題，這都是違反了思考和討論的正確原則的。

三、獨立思考與個人理想

關於個人理想或人生目標，我們又應該如何去想呢？李博士指出，在中學階段，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不斷接受各樣的資料，較少反省的機會。但大學教育的方式不同，課堂上討論以及課餘跟同學交流的機會都較多，很適宜思考人生路向之類的問題不過，我們要知道，這類問題的性質與科學問題不一樣科學問題有客觀或近乎客觀的答案，而理想、人生意義等問題則不能經由證據來證明答案（當然，這不表示那是任意或毫無基礎的；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都會受到個人的經驗、背景及學識等因素的影響）同時，這類問題又是別人不能代替你去回答的。在科學上，我們可以分工合作，例如建築學所引用的物理學原理，早經物理學家實驗證明，無須建築師自己再去驗證。但關於人生意義等問題的答案，我們卻必須由自己去思索。大學教育的一個目標，正是要幫助同學去建立自

己的原則和理想。

最後，李博士強調，要確立目標、原則，最要緊的是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不等於標奇立異，故意反傳統，刻意與別人不同，而是要培養自己掌握一套正確的思考方法。）舉例來說，社會上有很多「社會遊戲」遵循著既定的規則，比如香港人普遍以金錢數量來衡量成功的程度，但這些規則不一定是對的，我們應透過自己的思考反省加以檢查，然後才決定接受抑或拒絕，甚至可另立理想和標準。因此，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會運用正確的思考方法去進行獨立思考。

原載於《學生事務》，1983年9月1日，第十六期

李天命博士論思考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開放日哲學系籌委會

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思考方法在中學課程裡可說是受到忽視，一般比較正規的思考方法訓練要在大專教育之中才可獲得。本「中文大學開放日哲學系籌委會」特請得李天命博士就有關問題作一簡短的訪談。

李博士指出：思考約略包括兩個大類，一類為批判思考，即判別真假、判別是非對錯的思考；另一類為創意思考，即提出新意念的時候所進行的思考。人類的生存有賴於確當思考，如果混淆了真理與謬誤，不懂得如何分辨是非對錯，比如以為毒藥可吃，有益身體，那就會危害生存，若連生命都失去，便談不上創造或發明了。就此而言，批判思考是基礎，創意思考是次一步（進一步）的事。一般思考方法的課程，所講的主要是基本思考方法，即批判思考的方法，那是有其合理根據的，就是要「先學行，再學跑」。

我們問李博士，思考方法的課程是否應提早在中學階段就設立，李博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認為可在中學高年級的課程之中加入一些基本思考方法的教材，使中學生在進入大學時較

容易適應，同時又能讓那些沒機會進大學的中學生有機會得到思考方法的訓練，增進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又問李博士，在香港面臨九七問題的情況下，思考方法是否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李博士說，思考方法的重要性並不限於目前的特殊環境，而是有其普遍意義的現代人傾向於民主，那是歷史潮流，而民主的一個要素就是議會政治。辯論、議事論事，這屬於議會的特性和本質如果人們缺乏判別是非的能力，沒有獨立思考的方法裝備，那麼就算有代議制度也只會徒具外表，流於形式而沒有多少實質的作用

既然思考方法這麼重要，我們就請李博士講一下基本思考方法的關鍵要點李博士指出：最重要的莫如曉得恰當提出「是什麼意思？」和「有什麼根據？」這兩個（兩類）問題。要判別一種思想或一個言論的是非對錯，首先必須知道那思想或言論是什麼意思，然後要弄清楚那思想或言論有什麼根據。當然，有關「意思」和「根據」的問題，不可漫無分際地胡亂提出。如果意思已夠清晰了，便無須再問「是什麼意思」如果理據已夠確鑿了，便無須再問「有什麼根據」但另一方面，只要不是吹毛求疵，那麼，善於提出「是什麼意思？」和「有什麼根據？」這兩個問題，養成了問這兩個問題的思維習慣，也就是培養起一種「批判思考的警覺性」——這可以說是學習基本思考方法最重要的關鍵

原載於1990年中大開放日《哲學系展覽資料冊》

附 錄

語言的暴政與思考的藝術

——北京版編者引語

呂 祥*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極為暢銷的哲學著作，即《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香港版由戎子由牧師、梁沛霖博士合編）。該書自1991年1月在香港初版以來，連續三年名列十大暢銷書榜之榜首，同時還在馬來西亞名列暢銷書榜第二之高位，現在更獲選為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之香港書展「深愛的書」（首屆）第一名。目前，該書在香港已印行23版，並出了台灣版，李天命博士亦成為香港傳媒間的明星。從香港、澳門到台灣，對李天命其人其事的論述及報道不少於百篇，正如一些報刊所言：「迄今幾乎沒有一個嚴謹學者被如此『明星式』的報道。」

一、李天命其人

一位大學講師，又專講遠離塵世的數理邏輯，本該過著平靜的書齋生活，卻偏偏因一本書而出了大名，出落得全然「明

*呂祥博士為《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北京三承聯版責任編輯。

星式」，著實有些難解。甚至有人見其名即望文生義，直問「李天命會不會作 fortune-telling(算命)」。

名字多少有些古怪，但那確實是真名，與算命毫不相干。李天命生在香港的一個平常人家，身世絕無離奇可言，稍許特殊之處是他少年時偏愛打架，以致於因打架而被校方開除；之後轉入另一所中學，又帶著一個記大過處分從中學畢業；之後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其第一和第二志願都是哲學系，從而就上了哲學系；大學時仍不像是太好的學生，偏愛與人較勁，畢業後居然留校作助教，講授高等邏輯，反而普通邏輯就由講師去教；之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唸書，僅用三年即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香港，與太太徐芷儀女士同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過著人們通常所說的中產階級生活；出版過兩本書，一是《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一是《存在主義概論》，頗有一些影響，但終因《李天命的思考藝術》而較少被人提起了。

在《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出版之前，李天命在香港就已名聲響亮。早在 1989 年的《法言》月刊上就有這樣的描述：「李天命先生，一個浪蕩不羈的飛刀小子——成為不附俗流、富明星魅力的哲學沉思者。」（《法言》1989 年六月號，第 62 頁）筆者不太清楚李天命到底緣何而「富明星魅力」（「飛刀小子」之說不過是指他平時愛玩飛刀而已），但猜想可能與 1987 年的一場辯論有關。那年 9 月，加拿大學園傳道會的韓那先生(Michael Horner)來到中文大學，以「相信上帝存在是否比相信上帝不存在更為合理」（俗稱「上帝是否存在」）為題與李天命博士進行公開辯論（詳情見本書「參考篇」），吸

引了1700名聽眾出席。據稱，韓那先生自1974年以來在世界各地與人辯論，所向無敵，戰果纍纍，備受推崇，但此次在港卻受到李天命以嚴謹邏輯為基礎的有力挑戰。辯論後由800名聽眾當即表決，結果380人判李天命勝，190人判韓那勝，另140人判雙方為平手。此次辯論的全文在《明報月刊》上發表，一時間成為香港知識界廣為關注的話題。筆者在此無意評論辯論雙方的得失，但真心為雙方在那場辯論中所表現出的嚴謹、才智和大度叫好，對那種公開辯論的方式由衷欣賞。

毫無疑問，《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使李天命獲得了廣泛的名聲。此書出版後，他還應邀為香港電台作了兩個以「思考」為主題的系列節目的主講人，該節目還請來了嘉賓參與討論。嘉賓主要有作家(金庸等)和物理學、生化學、數學、文學、哲學、神學、佛學、經濟學等領域內的學者專家(張五常等)，此外還包羅了各界的代表人物，有立法局主席、大學校長、學院院長、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區)、香港三大黨的主席、律師、神甫、總編輯、電視節目總監、電影導演以至歌星等等。作為主講人，李天命從詩與愛情講到數理邏輯，從生死與煩惱講到量子物理學，從自由與命運講到民主的悖論(香港人稱悖論為「吊詭」)，從《聖經》的真理問題講到統計學中的貝葉斯學派，無不向聽眾展現出充分的才智和敏感，自然也贏得一片讚揚聲。這樣以精英文化為課題的節目，在中文世界還是首次，為中文大眾媒介的拓展開了一個有益的先例。

二、思考藝術與語言暴政

所謂「藝術」(art)在根本上意味著人不同於自然世界而特有的創造能力，即利用(一套)方法進行塑造的能力。所謂「思考的藝術」就是利用一套思想方法去思考問題的能力或技藝，作為學術課題可稱為思想的「方法學」(methodology)。在今天，有關思想方法學的問題或多或少地總是聯繫於分析哲學的革命性貢獻。分析哲學的宗旨，就是力圖將傳統哲學化解為語言分析，並通過語言分析來揭露傳統哲學中的失誤、虛妄和蒙混，將諸多的形而上學斷言消解為無意義的偽似命題。

雖然李天命所講的思考藝術是在分析哲學的背景上提出的，然而他的著眼點卻不單純是解決傳統哲學中的疑惑，而是要通過他所倡導的「語理分析」(logico-conceptual analysis)去破解人們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會遭遇到的思想難題以及種種欺騙、迷惑之語，其基本的路徑乃是「通過對意義或概念的釐清去處理問題」。當然，他並未虛妄地要求以其語理分析去解決一切人生難題，而只是要為問題的解決謀求一個清晰的概念基礎。

希臘人將語言叫作「邏各斯」(logos)，而整個西方哲學傳統有時被人們不無道理地刻劃為「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難發現，早期哲學家們的野心與困惑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刺激：一方面是外部自然所現出的有待探究的奧秘，這最終導向了科學(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人類語言之非凡的品性，對此的反思構成了希臘哲學之絕頂的輝煌。在雅典城的大量法律訴訟和政治演講中，掌握非凡的語言能力意味著掌握了

制服他人的利器。當時的智者(Sophists)以講授語言技巧為職業，將「語言是暴君」這一口號作為其公開的宣言。這雖然很具廣告色彩，但確實道出了語言之本質的制約力。智者們宣稱，他們傳授的技藝可使弱者成為強者，而什麼是真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人們可以被說服去相信什麼為真。

顯然，在這種語言的「暴政」中，思想失去了支點，正義與規範也隨之失去了標準。如何擺脫語言的暴政，如何透過語言的表層去直達事物真實的層面，這成為希臘成熟哲學家們——特別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畢生努力，也奠定了整個西方哲學的深厚基礎。他們要求透過語言的假象，直達事物之本質，這反過來又為形而上學的討論鋪了道路，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困惑與迷茫。直到 20 世紀才有人試圖以對語言本身的分析去取代形而上學式的思維，進而發現談話「意義」的真實途徑，這就是分析哲學的誕生。

分析哲學的技術性、專業性及其過分的瑣細，使其自身與大多數知識分子遠相隔離，這種封閉性阻撓了其生命力的滋長。人們嘲笑說，一個分析哲學家就像是一輩子擦眼鏡而從不戴上眼鏡去看世界的人。雖然是在分析哲學的基礎上構築其「語理分析」，李天命博士似有更大的野心。他無意像分析哲學家那樣去擦一輩子眼鏡，不滿於那種被稱作「純學術」的「研究」，而是要直面哲學的根本，去進行深具現實性和參與性的哲學「思辯」(思考與論辯，而非「思辨」[speculation])。他的野心是大的，他要同蘇格拉底那樣將哲學當作生命的實踐：對思考藝術的探究本身就是思考的過程，對思考藝術的運用就是用思想去論辯。在他心目中，西方聖哲

蘇格拉底是哲學家的最高典範。(筆者讀博士時專攻的是希臘哲學，對此觀點頗有同感。)

蘇格拉底的一生都在與語言的暴政抗爭，但這並沒有使他免於成為這種暴政的犧牲品。自他之後，語言的暴政沒有因時代的演進而消失，反而因為政治強權、意識形態以及商業文化的多重鉗制而變得更加多樣和更具強制性。順著這裡所倡導的語理分析，即便我們並不能全然擺脫各種語言假象的強制，但至少可以為我們帶來理智的滿足和思想與人格的獨立。帕斯卡說過：「人不過是一根蘆葦，在自然界中是最脆弱的，但他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在此意義上，思考的藝術恰恰就是人之為人所應掌握的藝術。

三、哲學的墮落 vs 哲學的開展

一位希臘哲學家說：「蠢人無論聽到什麼邏各斯都激動不已。」(赫拉克利特殘篇，DK22B87)

語言的暴政是如此深入而廣泛，以致於人們在更多的時候都寧願接受權威、習慣、哄騙或偏見所營造的語言假象的擺布，而不去關注思考的藝術。舉一個諺語為例：「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當人們一再引述這一諺語時，其想突出的本是「友誼」之寶貴，卻不知從邏輯意義上講，由此而引申的結論卻是「朋友亦如糞土」(推理如下：[大前提]金錢是糞土；[小前提]朋友值很多錢；[結論]朋友是糞土。這是個完滿的三段論推理)。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憑藉其健全的常識(common sense)即

足以應付生活。然而，健全的常識並不總是充分的，而且人們也並非總是能夠獲得健全的常識。思考的藝術應該既能彌補常識之不足，又能為常識的可靠性提供保障或基礎。在此方面，思考的藝術需要一些專門的、甚至是極度專門的技術，而邏輯學與分析哲學在當代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最新的技術。我們發現，李天命博士所宣稱的對「純學術」的反感，並不意味著他要排除堅實而嚴格的學術根據，相反，他的論辯充滿著堅硬的邏輯分析。他的行文是流暢而自如的，把技術性的細節(所謂「硬」功夫)多半留在各篇後的註釋中，這可以作為其著作之可讀性的第一種解釋。非專業的讀者可以略去那些註釋，專業讀者則不妨到其中探個究竟，想必是不會失望的。

「技術」對一些哲學家乃至大多數分析哲學家來說意味著哲學的全部，其貢獻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哲學從其初始階段起就不僅是一門技術。憑藉其哲學，柏拉圖構造了他的「理想國」並試圖付諸實現。對現實的關切總是所有偉大哲學家的共同標誌，而「技術」不過是其表達關切和解決問題的工具。如果我們立志把全部身心獻給邏輯技術，那至多會成為邏輯學家而絕不會成為哲學家；而如果我們僅僅熱衷於研究某某技術的發明人或其發明過程，那無疑意味著哲學的墮落，研究者也至多會成為人們所嘲笑的 philo-philosopher 而永遠不會成為 philosopher(套用錢鐘書《圍城》中的笑談)。

這樣，我們即獲得了李天命著作之所以暢銷的第二種解釋：他在哲學上真切地表達了人們應當關注的價值。香港的商業文化是瀟灑的，充滿著無邊無際的八卦味和脂粉氣，這似乎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刻意培育的一種文化。今天，面臨香港人自

我意識的空前高漲，李天命博士所主張的「武質文化觀」(悍烈精神與玉碎原則)正好構成對脂粉文化的反動，其誕生可謂是適逢其時。

當然，《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並非專為香港人而作。既然是「思考的藝術」，其普遍的意義即已彰明。在 1993 年下半年，該書又進入台灣最暢銷書之列，成為讀書界的一件盛事。

台灣大學一位教授[台灣哲學會會長林正弘教授]指出：「李天命堪稱學術界的一個異數。」早在上學時他就不是標準意義下的好學生，但今天卻成為香港學生最多的大學講師，其課堂或講演的常態是 200-300 名聽眾，很多是從校外專程趕來「聽道」的。由於李天命博士的貢獻，香港思想界知識界的風氣明顯改變，諸多弟子紛紛舉起「語理分析」的大旗，去迎擊種種令人迷惑的「文化失語」。一部以「思考藝術」為內容的嚴肅著作如此廣受歡迎，的確是哲學之幸事。

1995 年 3 月於北京永定門

談李天命的思考方法

陳強立

李天命先生的名氣和才華是人所共知的。他詩文俱精，且有「辯才無雙」的雅號。故在此任何讚譽之詞對李先生而言只是錦上添花而已。因此，本文只打算談論一些鮮為人注意的事情，特別是李先生闡揚獨立思考及其在教育上的貢獻。

李先生在上述兩方面的貢獻可以從他的著述、講學以及對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廣泛影響上見其一斑。

先談李先生的著述方面有些學者以「多產」而聞名，顯然李先生並非這類學者，他亦不以此為目標。李先生有系統地論述思考方法的重要著作有兩本，一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另一本是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上述二書的影響力，不僅遍及香港，而且遠及台灣。《語理分析》一書雖然出了四版便在香港停止印行，但，十年來它的影響力有增無減。例如，有不少大專院校的思考方法課程就是以此書為藍本的。筆者在大學講授思考方法，亦常遇到學生

和朋友問及在哪裏可以買到該書以及何時再版。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受歡迎的程度在同類型論述分析和思考的嚴肅著作中更是空前的。由九一年至今，短短三年間，該書已經出了十六版，並且經常名列香港十大暢銷書的榜首。不僅如此，在台灣上述二書亦受到行內有名學者的大力推介，它們的學術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一、李天命與語理分析

《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及《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在港台兩地備受知識分子的重視和歡迎，二者皆是嚴肅論述思考方法的作品，能夠達到如此受歡迎的程度，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究竟二者有些什麼重要性呢？顯然並非凡受歡迎的書都是重要的，那麼，它們有否名過其實？

在筆者看來，此二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們開拓了思考方法學的新領域，並且建構了一個切實有用的批判思考的進路，那就是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的進路。

李先生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思考進路的人，正如李先生自己所說：「語理分析正是各個不同派別的分析哲學所共用的公器。」（《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初版第 75 頁。）語理分析的進路源於分析哲學，這一點李先生已說得十分明白。

不過，李先生雖非第一個提出上述的思考進路，但據筆者所知，卻是他首先有系統地把這種思考進路提煉成為一種思考方法學，並成功通過這種方法建構出一個切實有用的批判思維架構的。

傳統上，論述思考方法多以邏輯為主。反之，李先生卻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語理分析作為思考方法學的基本環節的人。

以上的說法有沒有根據呢？

我們不妨看看一些論述思考方法的書籍，如西方著名學者 W.C. Salmon 的《邏輯》以及 I.M. Copi 的《邏輯概論》等，雖然它們對語言的功能和用法都有所論及，但重點卻始終放在邏輯方面。

例如，Salmon 在唯一論及語言與思考的關係的一章裏這樣說：「為了要恰當地處理論證起見，我們必須密切注意語言的性質，因為論證乃述句所組成，它是一種語文項目。由於語言是一種很複雜的工具，因此，單是語言的運用本身，就已可能有錯誤發生。這一章所要討論的是語言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對於論證的邏輯正確性與不正確性，有直接的影響。」（《邏輯》，第四章。）

由此可見，對於 Salmon 這類思考方法學家而言，分析語言以及有關的進路只具有輔助及補充性的地位。他們並未意識到語理分析實乃思考方法學的基礎部門，更遑論有系統地把這個進路的方法和原則建構出來。

反觀李氏，早在《語理分析》一書就已清楚地確立了語理分析作為思考方法學之起點的地位了。

二、從語理分析到語害批判

語理分析源於分析哲學，李天命先生則把這種思考進路提煉成為思考方法學的基本環節，並通過這種方法建構出一個有

實效價值的批判思維架構，這是李先生對思考方法學的一項重要貢獻。

他在《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的「後記」裏說過，他是「嘗試擷取分析哲學的精粹，用以建構思考方法的基點：此基點即語理分析」，並且「對語理分析加以厘清，予以定位，並提出有關語言陷阱的判別原則，確立方法區分的實效規准」。這些他皆能一一做到。

《語理分析》是十年前的作品，在這十年裏面，李先生對語理分析的提煉和建構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在往後數年，他發表了多篇深入論述語理分析的文章，最後結集成書（見《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所提出的語害批判的實效架構——批判各種妨礙正確思考的語害的一個分析架構。

李先生把各種語害有系統地歸納為三大類——語意曖昧、言辭空廢和概念滑轉，並對它們作出了詳細的剖析和批判。

照筆者看，上述三大類語害基本上囊括了絕大部分妨礙正確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能有效消除這些弊病，實乃吾人於思考方面的一大進步。

對上述三大類語害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和批判後，李先生進一步剖析和批判了由此三類語害而形成的各種封閉系統。

李氏論述語理分析始終是以破解封閉系統為目的。正如李氏所言：「封閉系統實乃思想之所以偏蔽窒礙、心靈之所以盲目瘋狂的主因，而語理分析正是破解封閉系統之最佳的方法。此法若能推廣落實，則封閉系統必將煙消雲散，心思的解放以至社會的開明亦將得到實現的條件」（《語理分析》，「後

記」。)證諸李氏的工作，其實乃有心人也。

三、獨立思考：從方法到藝術

獨立思考須具備批判思維。把語理分析提煉和建構成思考方法學的基礎部門，是李天命先生對闡揚批判思維(因而亦是對闡揚獨立思考)的一項貢獻。

筆者這樣說或會予人以「李先生只是在提煉語理分析這方面有貢獻」的印象，但這並非筆者的意思。茲舉出以下兩點略作說明——

第一、批判思維的建立除了語理分析外，另一個有重要實效價值的環節就是謬誤剖析。李先生在這方面的著述雖然不多，但在少數論及各種謬誤的文章裏，已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過，照筆者看，李先生在演講及課堂上提出(但還未及發表)的「四不架構」，則更具實效價值，兼且別具一格(試看一下一些流行的邏輯書對謬誤的論述，便知筆者所言非虛，如果你聽過李先生講「四不架構」的話)。此一架構既精巧又恰當地把各種謬誤歸納起來，並予以批判的剖析。

第二、精研思考方法與精於運用思考方法是兩回事。前者需要對思考方法有深入的認識，後者進至最高境界則是一種藝術。

正如李先生所言：「思考方法可以論述，思考藝術卻難以論述，或只能『展示』而無法『論述』。近似《易系辭》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思考藝術的唯一『公式』就是：思考藝術沒有公式。《文心雕龍》有言：『詩有恆裁，思無定

位。』思考藝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第196頁。）

觀乎從《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到《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其間所顯示的心路歷程，正是朝著這種「存乎一心」的思考境界進發。

當各人對思考方法（特別是它的基本環節）皆不予重視的時候，李先生則大力加以提倡，並以此悉心教導學生。當大家開始醒覺它的重要性且漸漸會運用它的時候，李先生則向大家展示出思考藝術的勝境。這是對大家在思考上的一種鞭策，是對獨立思考水平的一種提升。

李先生對獨立思考的提倡並不限於著述方面，他的演講和教學皆以此為中心。他並非要走「專家學者」的路（以他的學術功力，在有關領域裏比起一些「專家」更有資格稱為「專家」）。低調地說，他是要推廣獨立思考；高調的說，他所走的是「五四」以來開啟民智、提高國人思考水平的路。眾人皆欣羨李先生的明星風采，筆者卻獨取李先生這份教育上的心思。

原載於1994年2月1日至4日《信報》

現經陳強立教授簡訂

李天命演講系列 I 《存在與反思》

《存在與反思》是李博士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所作的演講，由城市理工學院的演辯學會及創緒學會聯合主辦，邀請李博士擔任主講，並由該學院應用語言學系首席講師冼景炬博士負責介紹和主持。冼博士說：「李天命博士對香港思想界的貢獻，無須我說，大家都能感覺得到。」又說「在香港學術界和青年人心目中的傳奇人物李天命博士，是否真的像同學們心目中所認為的那麼神奇呢？其實李天命博士絕不神奇——他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存在與反思》，這個演講旨在考察東方智慧的最高境界，並以「切實受用」為著眼點，探討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的人生指引。

「儒家的實踐論以『誠』為核心。就算從低處講，即從功利的觀點看，也可以說『誠』是最有效的應世態度。在爾虞我詐的社會裡，誠者反易脫穎而出。」

「道家著重『順其自然』。依我看來，順其自然要包括『順其不自然』，那都是順其自然。」

「佛家的人生觀以『無執』為本，就是不要執著。但我們也不要執著『不要執著』。」

——李天命

李天命演講系列
《邏輯與詩之間》

《邏輯與詩之間》是李博士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在香港大會堂所作的演講，由香港市政總署連同香港文學藝術協會聯合舉辦，邀請李博士擔任主講，並由名作家小思女士負責介紹及主持。正如小思指出「由於李天命先生是哲學研究者同時又是詩人，由他來講這個問題，必能給我們許多很深刻的體會。」

《邏輯與詩之間》這個演講以邏輯和詩為引線，討論理性和感性的重要，然後以此為背景，進而探索人生的智慧，歸結出一種能超脫世俗眼光束縛的智慧觀點。

「看事情要全面，勿片面。憎惡別人，每每是由於看不到別人的優點。自卑，往往是由於看不到自己的優點。」

「總是看不到自己有優點的人，最低限度有『老實』的優點。」

「人生有時要做些無聊之事，才能使得人生不太無聊。那些經常表現得很『高級』、很有『深度』的人，大家敬而遠之，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單以財富、權位去衡量別人的高低，這只能衡量出自己的眼界甚低。」

——李天命

李天命演講系列 3 《從人生觀到應世哲學》

《從人生觀到應世哲學》是李博士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在香港浸會學院所作的演講，由該學院人文學科學會主辦。演講環繞著人生哲學和應世哲學的主題進行，李博士以風趣的語言提出了一套精到、切要的立身處世之道，有助於人們化除悲觀、嫉妒、憎恨、自憐自卑等等思想盲點。

人生觀主要涉及「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的問題。不甘於渾噩一生的人都會思考這個問題，但同時大都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解答，因為他們誤解了問題的性質，以為問題的解答在於「追尋」到某種客觀的東西，在於「挖掘」出隱藏著的人生意義——就像追尋和挖掘金礦一樣。

殊不知根本沒有一種客觀的「人生意義」像金礦那樣有待人類去追尋並挖掘出來。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千古難題」的解答，原來只在於我們要如何「定立」「自己的」(而不是去「發現」「客觀的»)人生價值和人生目標。

要實現人生價值，達到人生目標，往往需要應世哲學。書蟲花二十年苦讀，每每及不上智者花二十分鐘通曉應世哲學那樣有利於過一個快樂的人生。

——李天命

李天命演講系列 I

《思考與人生》

《思考與人生》是李博士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在香港理工學院所作的演講，由理工學院人文科學部學會主辦。這個演講首次嘗試將思考方法與人生哲學結合起來討論，點出思考方法的基本任務在於分辨是非；而人生在世，必須分辨是非，建立人生觀時亦無例外。演講的內容除了精簡提示思考方法的各個主要環節之外，還深入探討了涉及人生觀的關鍵要點，特別就「意義」、「成功標準」以及「目標／手段」等思索人生問題的時候常用的重要概念進行了分析與評估。

有些人認為人生哲學不實際，但其實認為什麼是實際的什麼是不實際的，這種思想已經屬於人生哲學的範圍，因而「人生哲學不實際」這個說法本身就已經構成了說者的人生哲學的一部分。

許多人的人生觀是被灌輸得來的，例如不自覺地被灌輸了流行的「成功標準」。與這種隨波逐流的取向迥異，有獨立思考的人只接受自己經過分析反省而確立的成功的標準；他們知道，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的成功才是對自己有真實意義的成功。

人世間根本沒有可解一切煩惱的「萬靈解憂良方」。有一類自尋煩惱的人，終日追尋那根本不存在的「萬靈解憂良方」，這恰恰造成了他們最深層的煩惱。

——李天命

李天命演講系列

《紛亂中的寧定》

《紛亂中的寧定》是李博士於一九九〇年九月在法住文化學院所作的演講，由該學院院長霍韜晦先生主持。霍院長指出：「李天命博士的思想，既敏銳又冷靜，有動如脫兔靜如處子的風格。」李博士此演講論述了能使心境寧定的一些思想觀念，例如「承認事實，有益於心理健康。大聲承認變態，有助於消除變態。」「大都市裡神經衰弱的人非常多，發覺自己神經衰弱時不用怕。大家都如此。」「做人宜取不松不緊的態度，就像用手去抓螳螂不可太輕，否則螳螂會跑掉；也不可太重，否則螳螂會出漿。」

縱有很好的女朋友，也可能失去；但「兩人曾經很好」這個事件則永不可能失去。所以要盡快製造事件。

凡人皆自私？那麼不自私的豈非不是人？

欺騙自己而不自知，就很可憐；但有時若不欺騙自己就會看見自己很可憐。所以人偶爾需要欺騙自己同時又知道自己欺騙自己。

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偷窺念頭的人，要小心了，因為不正常。

如果不停追逐下一個目標，要到達「那裡」才松一口氣，那就永遠不能鬆一口氣，因為我們任何時候都在「這裡」而不在「那裡」。

所謂不應逃避問題，其實要視情況而定。我們不應逃避那些不能逃避的問題。至於能夠逃避的問題，為什麼不逃避？

——李天命

思之旅（星篇）

《破惘》

本書上卷及下卷分別輯錄自《明報》一九九二年的《思考十三輯》以及一九九四年的《思考與探索》。此兩專輯原為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廣播節目，分別由何嘉麗及曾智華主持。兩個節目系列均由思想家李天命主講。每次邀請二至五位嘉賓參與，發表意見。

李天命博士以其著名的思考藝術為利器，披露獨立思考的特性，展示了如何厘清混亂的思維，如何分析消解種種困擾人的思想性問題。

本書所討論的內容涉及思想、學術、文化、人生各方面，包括——邏輯、詩、愛情、謬誤、創意、生死、命運、名利、煩惱、焦慮、心結、智慧、幽默、教養、應世、心理分析、自卑、妒忌、自由、民主、人權、電腦、數學基礎論、愛因斯坦 vs 哥本哈根學派、存在之謎、真善美、文學欣賞、宗教信仰、神秘樂觀，等等。

——明報出版社編輯部

打架像思考一樣，最忌迂腐。

老實的人從《狼來了》的故事得到「不可說謊」的教訓，聰明的人從《狼來了》的故事得到「謊話不宜重複」的教訓，狡而又愚的人從任何故事汲取不到任何教訓。

很多行為表現出來千奇百怪，歸根結底原來都是自卑情意結作怪。

善於思考的人總不是整天翻來覆去不能放下的人。過分反省恐怕是自戀狂或至少是太過自我中心的表現……他們也許真的特別痛苦，因為他們整天注視自己的痛苦。

寬於責人也寬於責己……有時做得合乎理想，我認為已是很理想的了……倘若不容許有一點「墮落」，結果不是變得虛偽就是變得瘋狂。

大人犯大錯，小人犯小錯，準時的人準時犯錯。

神像之所以特別顯得高大，原來只因大家都俯伏在地上吧了。

——李天命

教育家的理想在於啟發人的思考，野心家的夢想是要取代人的思考。

愚人只知接受思想的灌輸，智者則重視掌握思維的方法。

胡亂思索問題，彷彿用蛛網去捕捉風的顏貌一樣，終是毫無所得的。

正確的思維方法，就像荒夜裏的一盞風燈。

提着自己的風燈，照亮未知的旅途，這就叫做獨立思考。

——李天命

■編者簡介

戎子由牧師，香港路德會會長，Concordia International School（協同國際學校）校監，路德會呂明才中學校監。曾任教於協同神學院，所發表著作包括對 M. Buber 的哲學研究，一向主張宗教在現代社會應持「開放型的思想取向」。

梁沛霖教授，美國密芝根大學（Ann Arbor）哲學博士，曾任教於澳洲麥葛梨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統計學系。除了專研統計學理論之外，其研究興趣亦包括探討數學哲學與科學哲學，尤其有關悖論、概率論及歸納邏輯等方面的問題。

ISBN 962-357-297-2



9 789623 572972 >

O063

HK\$ 84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